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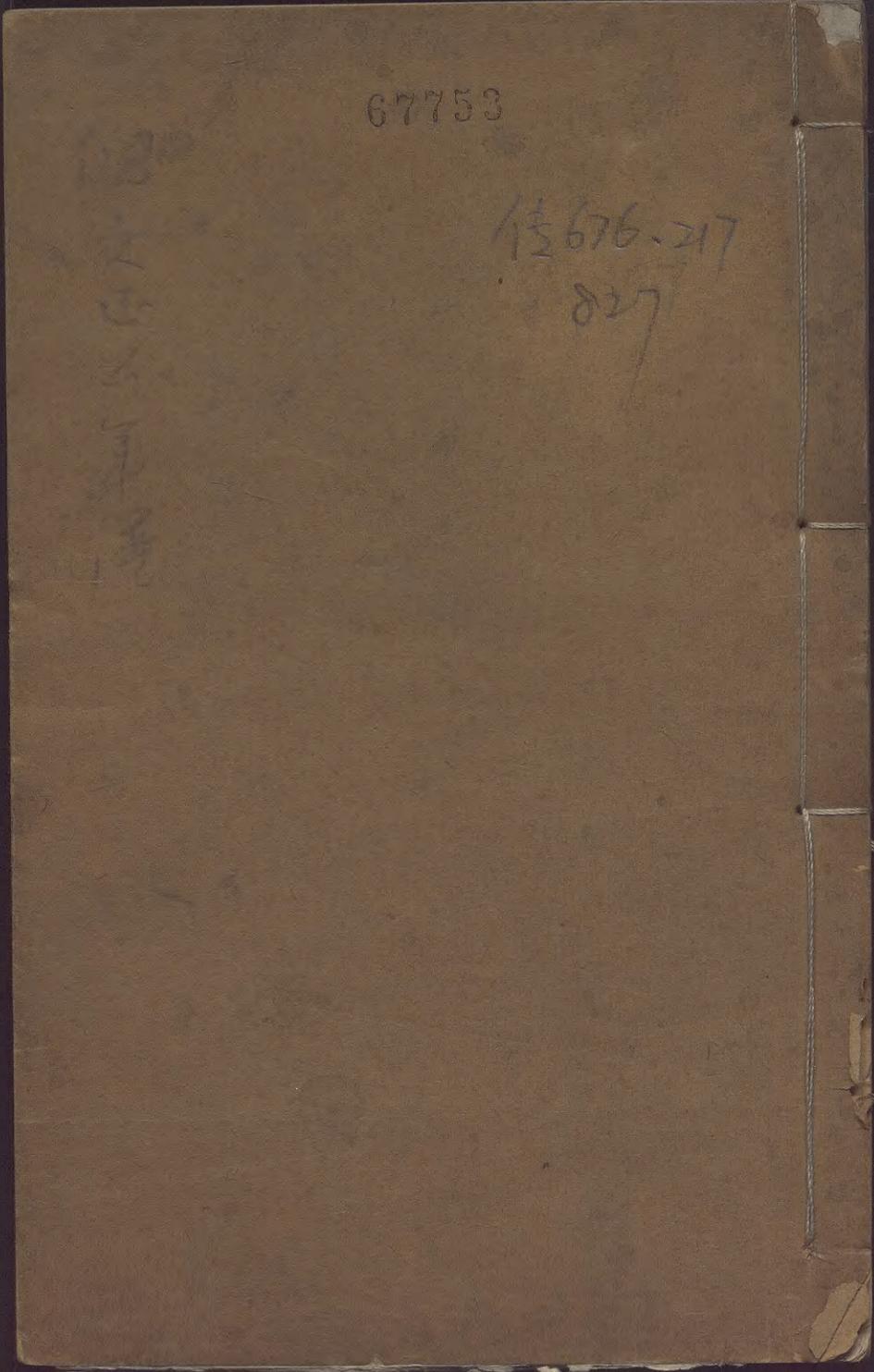
Whit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67753

傳 676-217

827



H<sup>o</sup>20.5-32

2711

倪文正公

年譜

卷一

卷一 冊一 書號 50397

圖 1 冊

倪文正公平譜

倪文正公譜

67753

儀正公小像



儀正公小象

一  
粵雅堂叢書

儀正公小像

冕而垂紳赤帝之臣言成黼黻人則龍麀皇輿折軸  
翩然上賓國士之報酬以一身是曰完人亦稱先覺  
青史千秋何媿何忤孰肖爾容珠庭日角上燭斗杓  
下鎮河嶽漳海黃道周贊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男會鼎恭述

先文正公諱元璐字玉汝別號鴻寶又號園客在  
先宋之青州人兄孩弟侗從蹕南渡宣文閣學士  
文節公思卽侗仲子而孩判紹興因家上虞之賀  
溪孩子安徙橫山後五世孫文質當元時募兵禦  
寇有功爲防禦千戶子彥忠仍嗣職彥忠子春洪  
武時以賢良徵不赴春少子述初景泰中輸粟三  
千石賑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三千兩朝廷義之

賜璽書束帛授徵仕郎不仕述初子宴宴子堂堂  
生仰菴公諱鎧領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知縣  
仰菴公生南望公諱應蘄績學孝友以兩田公貴  
封文林郎南望公生兩田公諱凍萬歷甲戌進士  
官南駕部郎定船政東南軍衛戶祝之歷撫淮荆  
瓊四郡守是爲文正公父徙居郡城

篇首稱爵諡者專詞以告

海內全編稱府君者統詞以志家乘

萬歷二十一年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府君生

青烏家推干支

爲癸巳年乙丑月丙申日壬辰時

初大父艱于嗣嫡大母曹太夫人無出伯父又以疾  
錮至是年四十三矣生大母施太夫人夢白鶴沖霄  
而府君適生伏犀貫頂居數月大父漫謂之曰爾耳  
在此爾目在此詰旦問耳何在即舉手自指其耳蓋  
夙慧天授勝于香山之無二字矣說者謂大父船政  
成而畱都四十八衛之衆尸祝之者已五載天之報  
施此其徵也

二十二年甲午二歲大父內艱服闋補荊州府知府居  
官十有二旬而漕撫以宿憾彈去之

二十三年乙未三歲

二十四年丙申四歲

二十五年丁酉五歲 曹太夫人幼習毛詩終身不忘

恆置府君膝間口授之故未入塾而詩已成誦大父每隨事命對因圍爐命紅爐白炭對黃卷青燈因翦髮命光頭和尚對麻面書生蓋自謂也皆應聲立就不假思索

二十六年戊戌六歲就外傳

二十七年己亥七歲嘗隨大父舟行月色皎潔命賦看

舟月口成五絕云憑欄看舟月看月何須仰水底有青天舟行月之上

二十八年庚子八歲大父敬禮賓師夕必共飲一日即所講左傳右尹子革謂倚相不能近知祈招之詩焉能知遠所謂遠者何指師不能答先公從旁對曰遠者即指上文墳典邱索耳大父嘉之摩頂稱善

二十九年辛丑九歲一日侍親觴花下退而成牡丹賦數百言不敢呈大父以呈太夫人於燈下口自披誦琅琅然大父自戶外聞知推扉入取視中有紫則佳

人之舞袖黃如帝治之垂裳之句甚悅謂終不落人  
後太夫人亦大喜舉樽相賀每府君夜讀太夫人必  
坐待及入問所誦習幾何所屬構若何得當則探果  
餌勞之始就枕以爲常

一日趨庭大父指水仙使作破對曰其臭如蘭其白  
如玉春風得意脫白掛綠又一日舟行大父示句曰  
綠水遶青疇對黃花欺碧草大父曰不若彤雲龍紫  
閣又一日送客解衣指腰閒金帶使破對曰若用汝  
作礪不下而道存大父驚異他年題柱曰僅容旋馬

廳誠隘太祝奉祠不隘手植三槐我不做兒子二郎  
必做蓋大父以公輔期府君其後位司農舊稱外輔  
則名亦猶公至尊隆遇名而不姓則禮亦如公及盡  
節贈太保又爵實三公云

大父嘗于前庭手植黃楊二本楊固無華萬厯己酉  
一華而府君拔解崇禎甲申一華而府君遂志明年  
黃楊枯死似與府君相終始者事又異于三槐附志  
于此

三十年壬寅十歲

三十二年癸卯十一歲

三十二年甲辰十二歲大母曹逝世方疾篤時搏頰呼

天哀號請代大父得所顛辭每為長慟

三十三年乙巳十三歲

三十四年丙午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十五歲時大父林居已十餘載少宰楊

公時喬疏薦起補瓊州府知府大父以燕翼自安雅

不欲出控辭不獲命乃就道將發畱訓以戒訓曰示

兒兩兒舉業正當成毀之間工夫不可一日錯過吾今各延一師分塾而課之宜時體吾心時憶吾言凡

所立日程毋得鹵莽作輟自墮惡趣為不肖之子且  
年幼禮度未嫻性愚世情不諳毋得輕事交游致取  
罪愆如親友泛然見顧者俱不必相見或蒙賜帖只  
稱遵奉吾言槩不敢領如有以德行文藝訓誨吾兒  
者宜洗心受教頓首謝賜別時亦稱遵奉吾言一槩  
不敢造謝凡親友乞念區區萬里之外拳拳于兩兒  
一日迴腸何啻九次宜導吾兒使為善士非禮之事  
勿使見非理之言勿使聞非係正事勿入此堂如或  
謔浪笑傲道世情淫靡說他人短長又或以杯酒治  
遊牽拉師傅致妨吾兒之功者皆非端人吾兒宜謹  
絕之凡任長善拔失之責者宜省于斯 此  
訓府君恆奉以誨勗子孫故不敢遺一字

三十七年己酉十七歲府君夙成而大父初不令應童

子試謂當待其驚人乃鳴護惜何益至是郡縣監司

三試皆第一是秋遂領鄉薦六十六人時主試者為

何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五  
翰編晉江黃公國鼎給諫臨川周公曰庠分考詩四  
房者東陽令漳浦蔡公思充也督學使者則陳公大  
綬也府君既雋大父遂引疾歸以爲堂構有人焉能  
老風塵吏鍵關著書不復出 府君時已有星會樓  
稿盛傳國門市人因之賈利摹印至三萬餘板字漫  
滅重鐫者再行卷之廣向所未有也

三十八年庚戌十八歲正月公車至都家世儉樸大父  
遺之故裘不能禦朔風棘漏夜二十刻疾作迅書而  
出不獲與濃淡及簡廢牘房考評曰此必英年異質

也惜未藝未稱暫抑以老其才需大就耳

三十九年辛亥十九歲客有攜府君書扇九日詩游雲  
閒者徵君陳公繼儒見之驚歎以爲仙才遂赫蹠致  
殷勤身先之繇是聲譽日盛

四十年壬子二十歲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一歲再上公車不第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二歲冬十二月大父厭世府君哀  
毀過禮迄今讀喪祭諸辭者猶泣數行下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三歲閒關吉水乞誌銘于鄒忠介

似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六  
公元標以公負天下重望與大父同官駕部又皆江陵逐客稱患難交故不遠千里云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四歲秋八月歸藏大父母于上虞之白馬湖其地大父所自卜以依親也封樹威儀一如制焉

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五歲

四十六年戊午二十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二十七歲三試南宮不第

四十八年庚申二十八歲府君既屢躋喟然歎曰窮達

固有命要不堪以無用空言消磨歲月作讀誼自警又立之法多擬場題分箋列壁箋各七題日抽一箋伏而思之義句皆備則焚箋引滿不形筆墨於是歲月之間胸藁纍纍果以獲雋然惟府君至精彊記能爲之他人不及也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九歲是歲會鼎生是爲長子

二年壬戌三十歲偕計吏者三矣始捷南宮第一百二十八人與從父三蘭公同榜方試竣時府君自錄闈墨以呈舊司衡陳公閱竟默默意殊黯淡府君請曰

敗軍者將又北乎曰正以非北所以邑快失第一人  
將奈何聞者或迂之然先輩瞻矚期許固自遠大  
兩主司皆宰相正爲金谿何公宗彥副爲秀水朱公  
國祚同考詩二房爲右諭德博羅韓公日纘

殿試第二甲二十名是爲文公震孟榜觀禮部政改  
翰林院庶吉士故事進士服官以甲第爲差二甲多  
部曹其次五及十者除州無清華望所知競勸赴中  
祕選府君喟然曰帝王良法美意必賴守令而全生  
平恨罕覩循吏奈何身自去之所知曰循良一州何

如循良四海乃就選

三年癸亥三十一歲以官格科條失宜竊議之而身在  
修業之列抑未敢言

四年甲子三十二歲除翰林院編修故事庶常去留準  
館閣累試名序兼采物望時隸籍上虞者二人例不  
並留府君恬淡自如又文多指斥試輒不前而同鄉  
之延譽者日至及集議前輩多右同鄉首揆葉文忠  
曰倪某無論文字只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已加人  
一等矣乃留府君翰苑而出同鄉爲給事中 仲弟

會覃生

爲伯父後

充經筵展書官

纂修記注

五年乙丑三十三歲殿試充掌卷官

奉節冊封德藩王新襲驕不知禮使節近郊長史出逆陳三事王不外迎朝使及宣讀官同王跪起府君曰王黃口耳曲譬不聽長史再反府君正色曰所可假者稱疾免外迎耳至于典禮孰敢干之更不悟則卽日迴車返命長史匡翼之謂何於是王稱疾擁兩寺人迎冊於殿門之外餘如禮

冊封事竣卽引疾就中途繳節乞假歸里省母時璫焰日熾刑賞顛亂府君計還朝不能無言言則遺北堂憂故引疾歸

與客品題新榜名流曰今春奇士多在中末止翁解元得在魁選榜首卷本房閱及時忽自動知其有神也榜中最少如萬元吉王敬錫皆英美之姿萬尤奇杰不在何項諸君之後大率甲子登儻多才文皆高古亦是風氣一轉如此世界不應有此文運其運有升泰耶

六年丙寅三十四歲在里

七年丁卯三十五歲四月假滿赴闕甫至以資序奉命  
典試江西薛給事國觀副之時璫焰日熾羣小懲前  
榜試錄之譏畏人議其後矯詔懸主司誹謗朝政之  
令坐無赦府君故撓之以孝慈則忠皜皜乎不可尙  
已命題忠觸璫諱不可尙譏進爵上公翼祠文廟人  
爲咋舌及撤棘而璫已敗幸免于禍返命在道聞大  
行上賓兼程入臨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六歲正月首論國是 璫既磔死

餘黨猶踞津要欲禁錮林下諸賢力攻東林又創爲  
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府君憤甚抗  
章極論首爲上別白言之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  
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  
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  
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  
忠賢直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亦天下之才  
藪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  
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所援

引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中實有謝華膺其若  
脫置黜陟于不聞泊然無營君子者也今日邪黨則  
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  
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  
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  
五彪之徒公起而背叛名教毀裂廉隅矣夫頌德不  
己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實之曰  
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心也又將何所不至哉  
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

責吾徒亦已悖矣末復言韓爌文震孟當用書院當

復疏奏

詔所奏未當  
施平湖票也

而逆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府

君復疏曰臣前疏所陳正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  
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爲公再則曰化異爲同三則曰  
分別門戶已非治徵而維垣必曰孫黨趙黨熊黨鄒  
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于文震孟則曰起用  
而維垣必曰曠非賢震孟不簡陛下事事公虛而維  
垣言言我見臣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以臣  
爲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李三才

而緩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二十四罪之楊  
漣及擬戍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以魏忠賢之窮凶  
極惡而維垣猶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  
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以彪虎之結交近侍律應處斬  
而法司初擬止于削奪不啻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  
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  
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  
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關說罔利莫須有之言已  
非篤論矣卽廷弼之事爌條旨僅免一臬未嘗赦之

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楊左諸人耳謂移  
宮一案無從蟻以受賂於是改爲封疆四出追比此  
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于不附紅丸  
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  
之王之案不侔議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  
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  
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  
如王紀清正著聞以參沈淮忤璫而譴斥震孟以薦  
紀削奪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于破帽策蹇傲蟒

玉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者誰爲榮辱抑宮保橫玉之劉詔何如極楛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乎相率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人前則峭直後則寬和若詆之爲婪取多藏則猶之稱厥臣不要錢云爾臣雖斬首穴胸不敢聞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

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日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逐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使講學諸人而在豈至此哉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力詆臣矯激假借兩言夫臣正爲今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言之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不公不父豈不

備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三  
賴此人哉維垣以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謂臣  
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遇小人待其惡稔乃攻  
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  
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  
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  
之哉維垣始終以無可奈何爲附黨者解嘲設或崔  
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  
稱臣焉又命逆璫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  
可奈何而卽從叛逆可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

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  
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  
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  
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  
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  
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  
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  
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  
衆鬱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忠賢之餘論崔呈

秀之故智不可奉之爲經守之弗失願維垣之熟計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爲名言而起廢之旨于是乎下

鼎按楊素附璫爲之驅除善類不遺餘力及璫敗維垣度無以自免乃疏糾崔呈秀婪賄庇奸以盡其跡遂儼然以正人自負而國是益淆自府君疏上公論始出於是臺省連章劾褫猶潛通中貴詔逐而後去

四月遷翰林侍讀奏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案鬪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填篋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

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歌  
功於假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慮遺鱗勢極盛而  
或憂翻局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  
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  
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  
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  
之論者誠未深思若乃翻卽紛改亦多事如臣所  
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  
亘古未聞宜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

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  
帝爭聖崔呈秀欲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  
矯誣先帝僞謨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鑒之  
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矯竊誣妄當毀  
三又况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  
有一成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伏願  
敕下該部立將要典 毀開館纂修實錄捐去成心  
編摩信史至一切妖言市語如點將選佛諸謠毋許  
妄行奏瀆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書奏

閣票部館會議意存兩可上不嫌益聽朕獨斷行五  
字及部館以焚毀奏覆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力爭  
繼以痛哭復疏言不可毀狀天下傳以爲笑言路相  
繼糾之放免尋定入逆案

五月上諭會儒臣于奉先殿前焚要典宣付史館賜  
宴出

鼎按奸黨變亂是非徒明編要典亦復陰淆實  
錄是時府君能知要典之繆不能知實錄之譌緣  
故事實錄進呈則尊藏于皇史宬副本儲文淵閣

又會官焚草于椒園闕密特甚故先疏未有一言  
及者後七載詞臣文公震孟以承纂熹廟實錄請  
光宗實錄較對始知其繆奏請改正政府動以要  
典已焚是非久辨爲解竟持不改夫要典焚而失  
實之實錄存則焚猶不焚二事實相首尾故述顛  
末於後 崇禎七年八月文公請改光宗實錄疏  
曰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  
對見其閒乖繆甚多如先帝冊立與梃擊紅丸諸  
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陰和之蓋天啓三年

七月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  
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  
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所進今皇  
史宓所藏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  
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皇  
考二十七年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  
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謬  
宜改正者五事以聞疏上留中四十五日御平臺  
手文疏示輔臣極論催請國本及三案主議之事

改議之非略謂立儲自關職分何爲好事挺擊何

等奇變反云捏謀紅丸據法執奏甯爲失禮烏程

溫相  
體仁

巴縣

王相  
應熊力護之動以要典已焚自可乖信

爲解上以疏授閣票閣擬抑揚軒輊與上諭懸殊  
而實錄卒不聽改上亦未之奪也時詞臣許公士  
柔亦有帝系不可略詳考補牘二疏大抵文爭其  
筆許爭其削俱以不必煩議報罷府君亦于八虛  
疏中委婉納約有曰許士柔力闡先徽倘終度閣  
惟恐世傳其說而陛下永言乖則之義未彰不報

御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時府君屢上章言事蕭山來相謂曰詞林故事惟燕

香啜茗養望待遷耳何事多言府君曰趙用賢徐中

行非詞林先輩乎抑何矯矯來不能答時人謂之清

客宰相

充經筵展書官□□□□□□□□□□□□□□□□

□誥敕撰文 府君每言文體惟視草為難宋之制

詞兼乎褒譏其義則史今之制辭無譏有獎媚于卿

士援筆欲下失型是懼必也戒勉浮于詡獎君德冒

乎臣功庶幾近之

府君嘗鑒視草之文名代言往事以爵為序先綸閣

顧以其人未稱乃類別之曰郵忠曰賜環曰功敘曰

恩覃曰考績出乎其類必先郵忠所以陰制火城沙

路使不得爭尊也

伯父侍御恩覃之制府君所草也時人以為弟草兄

制自曾子開韓持國之後與此鼎峙傳為盛事云

二年己巳三十七歲 四月遷南京國子司業欲遵祖

制積分而未果 先是北祭酒請復積分之制禮部

覆言教成之日以經書後場課諸一日府君以為此

御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九 粵雅堂叢書

佛文正公全集卷之一  
舉既求真才非如月季小試可以窮其蘊而卷經御覽又非如春秋二闈可借手易書得以藏其拙請分爲前場後場前場必三書一經後場必一論二策分二日行之乃草疏副祭酒侯公恪上之然是時生徒寥寥又多贊入而府君席不暇煖未覩其益也大母性畏舟車府君通籍後未嘗一就板輿及遷南雍乃迎養官舍舍左修廊踈牖俯瞰雙池爲施曲橋朱楯中通小舫放鶴則銜枝駢舞出入霄漢時奉慈顏以爲笑樂

嘗夢有僧謂誦經不如寫經大母因命寫經乃虔寫

金剛經一部竟日而畢無一字率

鉞存雲棲寺中

見者以爲

樂天復出

後會稽姜孝廉公銓又重鐫于其家

三年庚午三十八歲 於池濱左栽菡萏右植芙蓉欲

以承九月稱觴之懽春暮忽量移右中允府君以席初未煖又將絕裾悵甚蓋後資者樂南畧之不聞烽火推移而前也于是奉大母歸里受親朋介壽之章而後發 府君南雍首拔士獲雋于南闈四人蔣鳴玉萬壽祺王寢大張一如也

四年辛未三十九歲 加俸一級 會試分闈詩一房

得士二十四人首卷楊廷麟江右名宿也宜興擬元

五日忽改第二及發糊名深悔之故於試錄首程不

鏗元而鏗楊以示悔蓋創例也 館選詩一房獨盛

吳禎楊廷麟倪于義王邵凡四人

倪後授御史時同鄉章公正宸出為

給諫府君歎其非公論既而曰羽侯殊有骨性置之言路亦為朝廷得人慶 詩二房分考

為文公安之闈卷兩房互商彼此師生亦舊例也

府君偶過詩三房劉公漢儒適有落卷在案因策語

觸時已刷之矣府君力持之遂得人穀又書四房黃

公錦在闈患疾屬府君代閱于落卷中拔得三卷初

皆不知何許人既復半載有進士李清及馬成名沈

延嘉者謁謝自述則向所拔卷也稱門下士執禮甚

恭府君初不欲承顧誼分不殊卒亦受之而劉黃二

公之不隱人善與三進士之不忘所自具見於此矣

分房例有房稿之選蓋芸窗簡練之文也府君選獨

後出然紙貴一時又嘗自製十三篇欲為文字開山

擇門士最謙雅者一人當之時會鼎在髻亂承誠祕

慎故迄今不言姓名

四月上憂旱步禱南郊羣臣從

九月大凌圍久不解上發帑賜劍遣中官督戰府君歎曰此觀軍容之漸也聖明白出無奈然外廷無人至此豈不可羞可哭

以南院冰天人所不取欲藉遷迎養言之政府不得十月武闈更端遣官重試內閣循資奏以詞林方公逢年爲主考府君副之先是主司爲詞林楊公世芳劉公必達監試者侍御余公文熠馬公如蛟有武舉末場曳白外簾例揭通衢武舉布蜚語欲傾監試會

下第者徐彥琦有絕力牢騷自試中人撫以聞上疑有私收監試主考並繫獄盡斥諸士更試之至是上遣中貴六人偕勳樞大臣監視前場去取技勇府君慮末場亦然抗疏以待然不果遣乃止蜚語者粗有技勇論止兩行外簾不敢復揭且以號達內簾期必得及榜發蜚語者竟無名中官所屬意標識者十餘人皆落榜知貢舉及監試咸危之顧事不可易惟爭首榜首名張景星不宜復在進呈之列府君力持得無動撤棘後在事者皆惴惴府君獨坦然已而上以

新榜第三名王來聘爲一甲一名以首名爲二名以八十九名爲三名餘如原榜事遂定逾月草疏掾四  
纍臣欲與方公連章方懼益四公之累府君乃獨奏  
上雖不從亦無譴責云

按是時上特重武榜規定甲第臨軒臚唱悉如文  
儀自是遂爲典例鼎元王來聘初授遊擊逾年遷  
副總兵先登擊賊戰死不負科名特典云

五年壬申四十歲

五月上賜麥餅宴元制名不落夾亦不恆舉世宗以  
其不典改名麥餅至是再行府君有詩二章紀盛其  
云百二十年如待今者指此

八月再乞歸省閣票下吏部故事下部無不覆放者  
上忽傳改票竟復留蓋上鑒知久矣而府君滋鬱伊  
九月三乞歸省方草疏所知多尼之或言上眷不  
可拂或言屢瀆必怒府君歎曰小臣何眷之有求退  
有何可怒章遂三上有旨在任調理閏十一月請讓  
官黃公道周召還劉公宗周略謂右中允黃道周學  
行雙至至清嫉俗與深經史洞精時宜陛下試假筆

札自可倚馬萬言此誠天下奇才天為陛下生此一人仰佐天章非偶然也且道周以掾罪輔錢龍錫忤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陛下之知道周久矣

錢公之下獄繇宵人構之謂袁崇煥之斬帥主款謀出龍錫故論斬黃公上言將謂殺罪輔以報毛文龍之仇如此則邊將必驕閣臣權落陛下御極以來閣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甯有幾輔而罔罔憤盈孤卿駢首於是降級五月京師大旱上步禱南郊還宮釋華亭于獄遣戍甯海衛是夕大雨臣謂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閔者中使四出驕凌庶司臣懼天下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陛下奈何式怒蛙而重摧折之乎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

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猶棄砥砭得良玉也又言原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亦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安望有為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昧則忘不以入告耳不納

按是時府君以所陳未聽思補贖嘗貽季父書曰讓官石齋之疏係吾一年積衷非汎常推轂如不見聽即當以失實處分李邕因孔璋減死禹錫與宗元換郡此皆誠至語激立取回天如其不然魏

其曰終不令灌夫獨死則亦蒙誅尹洙曰臣義不當苟免則亦得貶未有不卑不自出此悠悠七里之霧布於綸扉而欲求天下之治平烏可得乎今上不聽不諳方擬補牘會徐翰簡九一并繼起有讜論先獲臣心之疏中間見推及吾恐上疑朋黨故止不上

四乞歸省 初政府以府君人望欲牢籠之言去輒留籍客致殷勤啗以美遷府君謝之退曰吾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既不能鴻鵠舉其可與蜜蠶縛乎今石齋九一已去而吾獨留享寵榮有靦面目詩其謂我哉由是引退益力

六年癸酉四十一歲稍遷左諭德充日講官故故事講章撰自講官衷于內閣閣有去取講官依違而已至是府君初值講派彼奪其民時三節啓沃云因考成而吏急催科則非省刑以兵荒死徙而賦額如初則非薄斂烏程以太長發刪既以不渾成命政府君持不可中書往復數四乃謂之曰啓沃自講官事此後不渾成更有甚于此者設有進規中堂之言中堂亦

命改乎必欲改者惟有自陳求罷耳烏程以上意方

屬府君不即劾論然疾之彌甚

先二年羅公喻義講章侵政府烏程劾其

正少規多非經筵體下部議部覆聖聰天縱而喻義曉曉多言處以閒住天下笑之事與此類

府君在講筵占對詳明上無不前席傾聽一日直箴

政府上怫然以手摩書印首上視府君徐申正義音

嚮琅然頃之上稍頰就案卒霽容受焉

承纂神廟實錄告竣因請省親以新補講員不許

時以起用廢籍諸臣冢宰會朝士舉鄉里人材府君

當以建言爲第一義餘以次及事亦竟寢

力辭典試南北正副主考需詞臣四員府君資最後

應南副而前輩之應北正者樂改南睦于烏程遂系

例授之府君謂是將浼我乃力辭南副并辭北副俱

不就及南榜出物論沸騰臺省交章奏劾以烏程故

得薄譴遂疑彈章出府君意而日與徒黨伺之矣乘

頗有載者故不詳著

既而府君見闡牘多庸淺喟然歎曰閱南卷使人氣

失此非遵功令過也正是悖功令耳不見明旨云期

取古雅典正貫穿經史通達治體十二字乎本求奇

士豈爲庸人設耶文運正啓忽爾摧墮悔吾不承此  
役遂使儒書坑焚張橫渠曰使文章無權吾等之責  
也甯當不自咎罰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男會鼎恭述

崇禎七年甲戌四十二歲 遷右庶子掌坊事 十一

月五乞歸省不許再疏又不許

指陳時政得失制實制虛各八略曰制實者關時急  
切不可失之一瞬最急莫如離插交插既他附勢必  
內侵宜乘初合離交伐謀豈當橋足捩胸坐承禍患

按插漢大酋虎墩免耽元小王子之後也萬歷中王  
象乾總督薊遼撫馭有方得其心邊陲宴然崇禎元  
年上命袁崇煥督師寧錦東禦奏舉象乾總督宣大  
以待插使無西顧王自信往績持撫議沿踵馬市以

羈縻之然是時王既薨期而議者又急于見功變而  
言戰於是二策皆紬不半歲插肉犯關入大同此不  
能用閒

二曰繕京邑畿縣土墉庫薄可超而越敵苟  
因糧于此何以堅壁清堦悉宜增繕奪其久持

如玉田三

河豐潤平谷諸縣

三曰優守兵頃者宣大之役戰士無功嬰

城自固守兵著勤今無功者餉厚而賞行著勤者廩

薄而無賞懼生偶語宜有調劑四曰靖降部徙戎之

論昔人所持今散口零衆非魏晉比為釁端已見終

善為難要俾蕃漢無猜庶杜突厥九成之變

按裔丁勁悍敢

戰無大部落列處塞下未為失策然府君猶恐蕃漢  
猜嫌變生倉卒後崇禎十三年顧募入京營將妻子

殆萬人廩給豐贍漸驕肆為民患十四年分發數千

人于宣大復譁噪提督總兵張福臻誘殺之京營裔

丁聞之洶洶欲為亂上丙夜手詔兵部授方畧翌日

次第遣發安插延緩以原營總兵王定等將之給賜

甚厚苟幸無事曾不得隻替半拳之用坐

糜厚糈肉食之鄙如此及思府君言晚矣

五曰益寇

鈞寇蔓秦晉呼庚待輦何不即以兩省之賦還供其

地之糧小費必有大省近饋逸于遙解六曰儲邊才

邊才難遇練習斯才請凡邊方職任自守令上至司  
道皆以三年為限能見即遷本疆節鉞重任亦取諸  
此庶邊吏以軍旅為家功能日出七曰奠輦鼓漢徒  
富民實京蓋為衆貧有賴今車戶流商傾家蕩本市

井無藉告密敗漁富者皆貧人無固志宜酌甦商之

策塞告密之門車戶詳後東廠中官因緝訪非常而羅織閭巷八日嚴教育

祕館辟雍所以儲才今教習乖方更弦更急經史典

故祖憲時宜加之誦考設為處分以窮致其才深微

其意疏奏詢用閒實著議教習事宜餘報聞

制虛畧曰虛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

一時為之而有數十年之利最大莫如正根本治之

根本惟在絲綸政府誠能引辜懷恥秉忠絕欺恩怨

去懷好惡循性無以意見警獨立之士無以聲顏拒

來告之人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政府指首揆烏程其次曰

伸公議吏部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非徒邪

正之關實亦安危攸繫蓋彼死灰計竭惟幸家國多

凶所以向者盛傳句敵之謀已而即有邊才之薦將

見金錢麋至宜密遏萌先是八月上御平臺命大僚各舉第一等才品司銓政科

道糾所舉不當者張捷舉呂純如上曰純如名在逆

案奈何舉之捷力辨其誣上曰科道諸臣曰云何於

是盧公兆龍孫公晉蔣公得瑗金公光宸韓公一光

楊公繩武並奏純如列名逆案又實無才不可用捷

猶吹呶不已上手麾之始退明日從烏程薦以謝陞

為吏部尚書純如之薦也烏程巴縣實主之而發端

于捷不虞上之堅持也已而吳給事甘來范給事淑

泰交章劾王應熊張捷黨謀翻案俱不問捷亦屢疏

乞休以奧援並邀溫旨故府君復上書言之不省會  
四川巡按御史劉公宗祥回道考核捷恨請託不行  
鈐制內臺擬加重譴劉以手書  
上聞上怒下捷刑部獄論配  
三曰宣義問詞臣許

士柔力闡先徽不宜久閣即前文許憲臣王志道抗

爭內遣匪可終沈初上以太監王坤監視宣府朝士

泰發端謂其盜竊科名比暱首輔周延儒副都御史

王公志道疏糾內臣越職輔臣失職謂內臣論劾漸

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  
糾輔臣矣駸駸乎口銜天憲手握朝綱而輔臣不問  
焉用彼相哉上怒以為私諸鎮要  
朝廷命削籍去未幾周亦罷歸  
四曰一條教卓異

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將撫按不能治貪殘崇禎四年十二

月考選科道事竣更核前任錢糧登降于是給事熊  
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謫調以戶部尙書

畢自嚴失糾下獄自是考選必先劾財  
賦不問撫字而胥吏得以操官評矣  
例轉本處庸

凡其名曰優陞將公論不得問摧折會推既資羣議

而所禁乃在把持則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官

評而敷試仍以文字則閣部之取舍難憑崇禎六年

不奪取考選館員須先悉知推  
於是甲戌科遂停選庶吉士  
盡求畫一以定章程

五曰慮久遠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

始觀之則兵譁必繇於將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絀

必繇于文尊宗辱必繇于官玩為要終之論則劣將

易制而譁兵難制初甘肅兵變戕殺巡撫畢自肅自

為言及後九年甯夏巡撫王揖方閱武戶部頒犒軍錢至軍士競前求散揖故遲之軍遂鼓譟稱亂砍揖仆死卒符所料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

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時周府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萊陽家奴

擒歐輔宸族人蘇生垂斃諸生不平詎諸直指盧經督學胡澥萊陽率八王子飛石橫挺擊諸生自裂衣

冠膚懇周王據單辭入告上方篤親親意萊陽實被辱道緹騎收經澥輔宸俱下錦衣獄蘇生竟斃獄中

抑揚操縱宜有權衡六曰昭激勸自劉之綸以庶常

片語而佐樞叱馭嬰凶崇禎二年城下之戰督師袁崇煥以疑繫獄總兵祖大壽

東還滿桂舉軍陷歿于是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書請纓自效上即擢之綸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改

金聲為御史監其軍三年二月之綸帥師至遵化前軍敗劔招降不屈力戰而死金聲尋請終養至是府

君請卹之綸不省及十七年正月上念聲舊勞起翰林院修撰復追卹之綸蓋出特恩而天步已蹙矣

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燹先登遇害王事見前法官地未考

應殊卹顧反寥寥請宏斯義駿骨可功七曰勵名節

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略于犯顏敢諫

誠以斧鉞之與鋒鏑為畏無殊摩厲之術必握其原

八曰明駕馭督撫封疆大吏全資威重彈壓臨戎小

有過差不當囑呵沮氣所言皆先見洞微閣擬多係

奉旨不必繼陳

回奏用閒之術 畧曰插之他附其情出于畏死救

亡雖蘇張復生烏能離破惟失賞于我不能弛心于六十餘萬金錢可以設計招徠餌此疑彼成則坐渙其羣露則相猜自賊要在邊臣相機制變非廟堂所得授謀乃今之用閒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以招麻鮑是乃正告非閒何以伐謀 末又言監視中官之設非可久恃今邊臣歸命軍容陰藉逃罰陽謂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陛下但專責邊臣而信必于後欺玩自破又何苦以近習試鋒鏑適予邊人以徑哉始陛下謂行之有緒卽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奏上閣

票詎詰交至上發改票執如初上抹去親批這所奏

知道了兵部知道十一字烏程見上所改抹默然變

色忌之益深矣自四年十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自是銜命相望王坤往宣府

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吳直監視登島兵餉監視閩思印通勒供應汾陽知縣費甲鑣至投井死府君所論指此輩也上雖未從固心識之明年遂撤諸鎮監視然未幾以邊警內員復出大同巡撫奏薦僉事劉彝鼎上以彝鼎貪污命同監視會糾收繫論成自是中官遂操吏治權愈重而庸才匪人益藉以掩過邊東敗壞此其一端也

十二月疏駁張少宰 捷執言反向府君還駁之又

多侵譏政府上兩不問

回奏考選議稿 畧曰頃夏秋閒吏禮二部方奉旨

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紛然未決臣於客座偶據臆見  
舊冢臣李長庚聞而問盲因具揭公投謹將原稿錄  
呈如左考選創制聖明盛心會議未定實有難焉蓋  
以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  
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  
銓而官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  
所據實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卽考試可不設考必

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閒者稍顛輿論將功令  
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制欲求文  
治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  
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實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  
之見請於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  
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詮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  
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  
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卽可一意衡文不必  
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以文爲定而授官編簡仍準

官評如原議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  
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  
文章可以按圖眾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爲  
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  
仍是升器識于文藝之先則事無不順而行亦可久  
臣所議考選法如此未嘗品題人物而冢臣亦全不  
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安所得把持劫制乎報聞駁奏  
固不須詳載今以考法甚善雖當年未行亦備列之

八年乙亥四十三歲 寇禍陳言是年正月賊陷鳳陽

焚皇陵享殿放高牆罪宗執知府顏容暄杖殺之留  
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皆戰歿故府君慨借箸以  
爲寇禍非常國家大辱此誠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  
臣嚙齒透拳之日也今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  
衝本謀不立他變或生願陛下立下罪己之詔痛切  
撫謙布告天下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興元一詔悍將  
感泣事固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然固非空言也因  
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蠲崇禎七年以前之逋負  
寬繁瘠州縣之考成改折雜解官代輸將於下誠益

于上無損非徒無損且得羸焉又今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扳昧而遠及數千里之人蔓引波翻冤號載路去此數端人必感奮今潢池之亂本繇饑寒愁苦卽應以揀饑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鈴戰權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辭甚切直上嘉納下部酌行已而戶部條例款項稟成政府特拂抑之僅以名應府君聞之揭致戶部曰頃職爲民請命謬陳數事荷聖明一一下部度貴部自有權衡乃竊聞外議

以貴部于此尙且悠悠冀以小塞而已職以爲惑竊意此番發詔自繇聖上以永懷之至痛爲戡定之上謀非尋常典則循例明恩之比如其行之不能實脫湯火聽之不能隕涕投戈者不如其已謹將小疏所陳逐一開列以竭區區如左

譜內諸疏止載畧右揭獨詳者以疏爲世所共見揭未之布也

一款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

右件七年旣稱現征四年以前已經屢詔蠲除今所議蠲者止五六兩年耳以兩年小塞尙恐未必

歡呼今聞議只蠲五年將無黃葉之止兒啼乎

一款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九分爲率

右件今天下疲瘠州縣實亦未必能完十分亦屢

蒙貴部軫恤不必今日始言今所當卹在加意繁

鄉耳就如松江一郡轄糧若干萬郡守四品之官

至降二十八級將何底止凡如此等悉宜少寬什

一是繁瘠二字所當並議今聞議瘠而遺繁未爲

圓滿也

一款東南本邑雜解擾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

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

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

右件上供如袍段軍需如弓張竹箭之類獨此兩

項驟難議更其如餘絲綿布帛顏料漆材油蠟魚

膠鉛錫銅鐵水銀茶椒等項本非急需又可召買

宜自今始悉從折色決策爲之其便有六凡物估

一兩者民間必倍費至于二兩今議每估一兩外

加四錢另加鋪墊二錢其他增減不同悉以此例

爲率則是在官常得四錢之贏在民常得四錢之

縮公私兩利便一也凡貨材之外至者意在取盈不能精良以致駁換往返非惟物力坐困亦且時日久稽今斂銀入官官自買購徵材必當需用之時致物祇充所用之數因便得良以少得精不至浮濫便二也貨物積之內庫日就耗損積鏹千年豈得無用猝有急需又可通那便三也四方商賈占望緩急京師所需物必輻輳便四也官自爲市國帑之財時與民間流通京師亦有潤色便五也以折色而入者亦可折色而出如黃絹本爲撫裔而絹或不敷卽以折色與之度更忻然便六也故爲折色之議者乃百年不易之策今欲僅以五年前通議折似乎愚民矣本色之所以有拖欠者以其駁換往復年復一年以至于此究竟民力止辦一年未嘗并三年之需今若現徵本色如故而虛議舊通從折以明德意非惟愚民將無罔上乎大都貴部所慮者惟十庫中貴耳今聖上焦勞主辱臣死豈無賢者應有同心貴部豈當以此遂懷躑躅耶

仙文正公全言卷之二  
一款請發弊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贓止嚴本犯勿聽扳牽

右件贓犯扳牽曾經貴部奉旨禁戢而海內沸騷未已者蓋絲變產之說仍是扳贓也凡奸犯所供之產多是他人之產一或不察行下照追郡縣火差勢同捕反在本犯方居此爲奇挾欺致富而無辜之人家命俱喪者有之或云同爨之人例應賠認不知贓犯供扳之時孰辨其是否同爨卽郡縣追呼之時曾不言事止代認於是有以非同爨爲

同爨何從分辨何從聲訴卽辨明訴理而家已蕩然皮骨俱盡矣今請厲垂永禁凡贓犯口供產業不得遽認爲真先行本縣毋出牌拘但大張告示開明月日緣由及所供產號地界與夫同爨姓名旬日之內如果虛誣必有來辨者因而查其真確據實報部俟部再行下然後行追庶免冤扳可無擾沸矣若夫贓非重大事經久遠卽同爨之親免行波累當此人心思亂之時非同熙攘譎嚮之日若猶拘拘何事可以見德乎

於是遷延近期纔頒赦詔冬十月上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布袍視事命臣工共加修省而閣擬無感發將士之絲綸部款不大去閤閣之疾苦時禮部侍郎陳公子壯陳蠲租清獄宥罪使過省工東兵豁贖恤宗改折寬驛旌敘事例十二事雖奉溫旨亦俱貌應有君無臣何以致興元建炎之效哉

按鳳陽之變非寇也商民苦守備太監楊澤之貪殘憤而揭竿句賊于穎攻陷鳳陽故前疏德綏爲勝著而無如當軸之藐藐也

再按陵變之後上命科臣林正亨周視寶城察方中封處自常奏外有密聞爲圖以獻而傳者動以獲穴爲解蓋其中有不可問者矣

四月六乞歸省

五月七乞歸省

六月二十八日上以枚卜召翰林自尙書以至編簡及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時府君引疾求歸尙在杜門政府香山何公吾騶兩使至謂上意久屬機不可失卽命召無偃蹇理文公震孟方病因註籍亦手書勸

駕府君靜籌久之歛然而起曰諸君誠愛我但事固不然吾日日求歸言言終養今聞枚卜遂爾突出將何以對明發友生及其衾影乎况枚卜大典自應確稽品望博采輿評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得出必不得得亦不光遂堅臥不赴其日應召者七十餘人各給一牘使平章之越三日御札下吏部令以禮部尚書姜公逢元等七人履歷進文公與焉及宣麻惟文公入閣辦事蓋不試而得之而六公與試者皆不與繇是文公益歎服謂同年曰鴻寶每事高我一籌

早我一著

八月遷國子祭酒 先是撤講既不聽歸內閣循資擬推府君少詹事管玉牒日講如故具牘將上府君聞之詣閣力辭以爲求歸四載若復留講筵母子相見何日必不得去且圖南以便版輿願以少詹讓南祭酒方書田而身承其乏則具有斑衣之樂無嚙等之嫌首揆烏程謂講官南徙將無屈抑若以詹銜掌南院猶或庶幾府君謂得南已幸何敢望詹銜祭酒自榮無庸領院也首揆爲之首肯已而被論下直旬日

嘉善

錢公士升

香山

何公吾騶

又欲留府君以詹事掌北院府

君以為若爾非惟大拂初心亦且紊資越級上書縷

縷千言二公乃止仍申首揆南雍之說而首揆意屬

後資事遂中變府君為扼腕累日歎曰吾初只求歸

非敢求南以南亦官也所以言南借為歸計耳乃何

以退難于進出難于入吾一生升沈總不結得政府

緣向官中允三年宜興以為已驟不肖逐隊推陞今

官庶子半年烏程以為已深不聽借途歸省去年作

南祭酒亦不為躡越而過抑方書田

逢年資在先公前

以歷

我今年作南祭酒亦不為屈抑而謬昂我不使壓後

資

失其姓字

何政府之扼我如是哉憤極只得一笑

所載殊觀

縷聊以見府君難進易退之一端

府君經營南席者十旬而竟領北

司成云

九月奏陳造士規條 府君初以歸省不得快快既

思樹人大計事在辟離期不負吾君不負所學實在

于此于是慨然以教育英才為己任時太學積弛生

徒率以貲入不足敷教而天下新拔貢選需明年鱗

集闕下然後分入兩雍肄業府君乃先加小刷而以

更絃之大預條八議一曰分合流品以貢選爲正流  
援納爲閏流貢選主于教成援納惟依限撥所謂分  
也邊援納之英奇進同貢選黜不率之貢選退處閏  
流及夫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  
鼓之舞之其在分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  
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則與積分孟月  
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與  
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  
八分爲及格得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在監讀書所

教自德行經術文章而外必與讀經濟之書求天下  
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歷技射以時間及其援  
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邊拔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  
其次中人之資亦教以貢選之教惟不輕改流以滋  
倖竇不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使講讀律令稍  
通治民大義不致面牆一議慎選六堂師表得人則  
百度不勞而成請令吏部博訪名儒罔拘科貢一等  
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  
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厲人皆有

範法可以造材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助教  
以下得與博士一同考選一議崇尚經學海內郡邑  
諸生有通三經以上者有司考驗得實即時通詳撫  
按督學起送到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一議申闡文  
體陛下所禁者詭怪謬悠之說意本求奇今過畏功  
令者以庸爲正苟幸無過亦豈真能無過乎五經平  
正之歸從無凡語請令中外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  
無抑才一議分別選格往例貢選職銜由吏部考試  
而定今旣以積分教成而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

爲兩事自後積分出身卽從國學教等分別上等優  
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溢其分惟  
變更部一日倉皇之試爲太學歲月漸摩之功較爲  
責實初不侵官一議召試簡授高皇帝欽定規條于  
出身一款有才學超越者取自上裁又常親召試授  
翰林科道部曹方面者不可勝數今教法盡復而此  
典不行則士不勸請于三等之外特疏奏聞陛下召  
入親試之有當卽破格擢授每舉卽不多收但得一  
二而多士之精神自奮一議清楚厯事祖制積分及

格卽撥各衙門厯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卽進士觀政之意今乃使供膳寫猥差或輸寫值失矣宜令諸司設法磨練考其勤惰俱奉俞旨下部

又陳雅務六事一國學傾圮亟應繕修一勲貴子弟到監習讀一養士錢糧開申明白一例生咨撥設法防詐一監生許訟所司移文知會一監地寥曠屬員遵制巡防

十月遵旨率屬捐助陵工

時御史詹爾選極言捐助苟且之政收繫論罪關甯

大監高起潛又請捐俸市馬劉公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萬一而時奉

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是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節省愛養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尋亦罷歸  
以陵寢震驚奉詔省愆因言今之人情率有四道曰縮胸多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循此四者誤國有餘又爲嘉告之言曰尊謀所以用寡益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減饋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畢出于赴功不出于揀過天下之智悉注于實事不注于空言兵且卽銷賊于何有優詔答之

九年丙子四十四歲

正月奏候聖恩

以醫諭政

二月請頒諭激勵生徒

時禮部覆議積分斷以是

年五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為始時已詔下直省令

巢試諸生監臨分考隨錄彌封學府君思造士不難

拔一人貢入禮部分送兩雍肄業于施設科條難于激發志氣祖制曠廢二百餘年一

且修舉人將以為申飭故事此非宸翰研旬何繇感

奮閣票不之許

定齒胄禮 釋奠太學六堂與勳胄爭長六堂曰吾

師也勳胄弟子也弟不先師應長六堂勳胄曰吾師

司成不師六堂非生徒比應長勳胄議未決折衷府

君府君曰六堂非勳胄師然固為生徒師道惟尊不

不可後勳胄即未可擬襲封之極品然固有秩視千

戶之五品朝廟尚爵亦不可後宜兩全之乃身率勳

胄奠啓聖祠而令六堂從司業後陪祭先師爭者皆

服故事釋奠先師遣閣臣行禮翰林分獻而司業陪

祀焉啓聖祠祭酒行禮南雍則祭酒釋奠先師司

業奠啓聖祠時上重春秋之學府君日與生徒講論不沾沾傳注

而引據井然號春秋問答書逸

以絳州選貢辛全通五經有孝行出家儲十三經二

十一史授之載之兼輔生徒莫不鼓勵思奮尋又因

保舉守令之例從而薦之

以本監屬員李克昌等十餘人博洽端方可與造士俸己及瓜時當遷轉咨呈吏部仍留本監充六堂之用

三月恥雁猥薦求罷 黃安諸生鄒黃妄行薦舉中

及府君疏言以臣不肖而言者譽之臣非甚不肖而言者以毀之道譽之故諸臣恥之臣亦恥之而更有憂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燭幽隱而宵人遂以干進至敢薄孔孟爲糠粃網簪紳爲桃李一月未久蠶涌

波騰誠宜亟垂厲禁以大謀付之廷議以清議還之

士大夫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其封駁之權以訟寃

屬之登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庶幾幽隱仍通紀綱不

墮報有旨

時武舉陳啓新以一言投契立致清華而諸生鄒黃遂妄加月且未幾而武生李璉

至欲搜括巨室嘉善駁之反爲烏程所擠橫議之患其流日甚此府君之所爲憂也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男會鼎恭述

崇禎九年夏四月勲臣劉孔昭疏訐府君罷歸 烏程

衛府君侵議每思所以申之以雅負時望遷延未果

及領司成官四品例與廷推枚卜府君前乞歸疏臣自明骨相以五品

為登巔蓋謂此窺上意頗嚮構益急顧言路無可喻意會誠

意伯劉孔昭覬戎政遂以昭之出袖中彈文使越職

訐奏府君冒封詔下吏部議覆於是同里朝士尙書

姜公逢元侍郎王公業浩劉公宗周等及從父御史

公揭辨分合之故府君亦上章自理烏程意沮及吏部覆行撫按覆奏烏程慮勘報之得實也卽擬旨登科錄二氏並載朦溷顯然何待行勘於是部議冠帶閒住烏程票革職上從部議而封典如故已而誠意戎政之謀泄勳貴惡之暴其事於朝堂乃不果行尋爲特設武操江以酬之

喉附者尙有人屢見壘乘茲不及

詔于七月朔下是日日食有山人黃太和颺言於衆曰倪先生此一處分在實錄最可觀七月朔日有食之國子監祭酒倪某罷居庸失守或以告府君笑謝

曰此言似佞而不厭也所知以去位弔者對曰六年陟祀七疏陳情非荷人言何緣子舍今罷休已慰素心章服尙娛斑綵知者宜賀何以弔爲

九月朔 登車南返

舟中作兒易初以易不可爲典要偶取爻象之變化以資發揮後遂覃思著作書成號曰兒易自敘曰漢人說易舌本彊極似兒強解事者宋人梳剔求通遂成學究學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子雲太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蓋自謙

不敢當註易之名及門以古文兒倪通用遂以姓稱

倪易失府君指矣

詳見後

十二月舟將抵省馳使白太夫人會欲禮佛雲棲府君乃輕舸渡固陵迎抵會城瞻諸名藍因以卒歲

十年丁丑四十五歲 二月奉太夫人歸里

五月治宅城南之羅紋

川疇交錯其紋如羅

府君性好山水不

樂廣廈以城南雅僻有綠疇碧水舉目南山故卜築于此 十二月規模略成遂入居焉

十一年戊寅四十六歲

製一舟小者淺檻疎簾往來城曲手額芥爲之三字

廣者簟廬竹榻探問湖山中榜鋤水外揭倪家船

有說

見興至輒召賓故縱其所如日暮則襍被舟中見者

知爲府君有李郭仙舟之慕

每遇月夕輒留連庭除倦或倚石小眠復起歎曰一年幾回月有月幾回明意氣閒遠悠然莫及

太學生涂君仲吉謁府君遂定交 先是黃公道周

數直言及奪情相武陵又言不宜破非常之格奉不祥之人上積怒廷杖收繫涂抗章論掾并杖俱論遣

詣成便道過謁府君連留旬日乃去

已而黃公被放亦渡江而東其門士陳公子龍司理

越州並盤桓於府君之廬時人以爲德星聚云陳後亦盡

節

十二年己卯四十七歲杜門却掃屏謝人事車馬不及

公門里中吉凶重弔而輕賀

斟酌古今定家廟時祭合享之禮

十三年庚辰四十八歲著兒易成分內外二儀外儀發揮微義雖因實創內儀特標元解不離經內之義又

分之以兩編者以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

皆歸樂革以治厯明時全卦皆歸厯尊仲尼以兼三

聖俾程朱不得不俛首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從

而重之卦占一辭取易所固有而箋釋以通之使焦

京無所擅繇象著易處在宅左筵妙樓樓時水上前通蓮沼左有土山以其小也亦稱兒

云山

兒易既成海內問奇者如市德清胡公麒生徐公倬

三吳葉公培恕江右劉公勃戴公國士甬東馮公家

楨上虞徐公復儀皆連袂橫經問難往復館於兒山

累月乃去府君亦時為設具啓發之猶記與陳子誠

怵一扎云適葉行可即培徐方虎即倬過小樓留之

五簋屈兄過從與作款曲並可談易正是文字飲也

行可注毛詩至秦風乃以焚香擲管登之白簡云昨

以束帛登龍願輟稿附大注梓行席閒庶可面商耳

十四年辛巳四十九歲 三吳兩浙大饑時荒政久弛

公鮮宿儲米廩將罄米價日騰當事者通糴未至城

市不逞者聚千餘人剽富家米日再告長吏患之造

廬請策府君曰折亂在萌療饑宜速道止此耳太守

寬仁不能決郡司馬繼至府君具以告守者告之司

馬以為權在太守府君折之曰君職司捕遏亂固君

責也今攘臂者無械具無計畫抑之甚易失茲不治

他日亂成君欲誘責得乎第須明示賑期以定民志

耳司馬乃械繫數輩囊頭于市浹日而舍之亂者皆

懾伏於是府君以為亂雖粗定賑宜近捷欲求近捷

必先大戶兼紳民言然而富者多吝貧者習驕務使大戶

捐米而藉捍衛于貧民貧民效力而令素餐于大戶

貧富相資困廩自出乃請郡守下令且代之草日照

得今日揀荒定亂之法惟有三言曰坊各養坊坊各  
護坊坊各戢坊而已坊各養坊者計附郭兩縣三十  
九坊各以本坊之大戶給賑本坊之窮民窮民不得  
食責在本坊之大戶聽貧民公呈告府以憑督催坊  
各護坊者各以本坊之窮民守護本坊之大戶大戶  
或被搶失責在本坊之窮民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  
懲究坊各戢坊者各以本坊之鄉約總甲禁戢本坊  
之窮民窮民有出各坊關搶責在本坊之鄉約總甲  
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罰治令下之後限各坊鄉約  
總甲於三日內報成至于通糴之謀責在本府自當  
竭力設法應期接濟其倉穀之現貯及糴米之繼至  
者俱候臨期出示分給各坊自行給散事完繳報若  
夫亂民搶攘此後惟有軍法從事令在必行通諭知  
悉又謂當事曰饑民呈至宜先令約總察報察報得  
實卽令約總率饑戶能言者數人赴富戶處婉切  
哀求不許喧嚷其在鄉紳亦不妨封送原呈或賜一  
帖賜一顧以媿趣之也其有一二窮坊無大戶可恃  
者宜行兩縣察明官爲幫貼  
則令無不行澤無不暨矣繇是民心大定而富戶  
亦鮮有頑拒者

於是又廣致粟之路曰平糴糴本出于官或出于商

各就温台稔鄉糴賤至則依時值扣本歸官商便其  
循環繼糴餘米減價而糴凡饑分三等上饑給粥次  
饑授米下饑平糴

又定村賑之法饑者欲于郊圻分設八區廣召饑者  
府君曰不可地廣人眾則稽覈難而敝實出且枵腹  
者豈堪奔走道路而待升龕之廩耶坊各養坊卽行  
之城市於都鄙何獨不然總之事求徑便一則近而  
易察無逸籍之民亦無冒支之弊而仰我者還爲我  
衛一則散而不雜無守候之苦亦無疾疫之憂而非  
常者亦有可稽其窶村零聚則附入鄰鄉董事者率  
以士人用朝氣以窺學術每涉旬則鄉達身先慰勞  
之踰月則當事者獎勸之出于至誠人思盡力全活  
不可勝計 季弟曾稔生

十五年壬午五十歲 三月官商繼糴之米至甚少議  
者以米少人多欲裁饑口府君曰如此則饑口必譁  
莫如并改煮粥可使食惠羸而延度久因代山稽二  
合草文告曰爲改平糴爲煮粥以大便饑民事照得  
糴米于台本爲平糴而設不意米至甚少本縣山陰分

米纔四百餘石察本縣二十三坊居民通共八千計口均分每口不過三升除納銀六分之外所贏不過二分纔充半月之食何濟于事今遵道府明示改爲煮粥之法于坊里民廠外各立官廠每次饑納錢一文以當平糴上饑免納以當賑日給粥一大盃自十月望始至七月中止分票領粥不許他坊村及流移等眾攙雜混支計粥每大盃連柴火工費約用錢五六文今使饑民以一贏五延度踰月較諸平糴之利不啻一倍其各仰體以待豐年 尊又別設粥鋪以

便行旅流移而納錢倍之依次給領于是饑者歌舞于道

時官商米給附郭二邑城市者長吏使山稽中分之府君謂今兩邑饑口通二萬四千而山陰僅八千不計人口而計縣分非平也爲誦言改正之畸零者分給各坊爲開廠置器柴薪之需

又念寒士好修恥于自言乃密切訪求先後得二百餘人致當道捐俸周之而佐以家廩四閱月閒分三期就郡庭給領周之可受但不許自行陳乞以全儒

雅

又創為一命浮圖會以贍失賑之夫而廣行義之術  
序略曰米價方騰天災未已頃者分坊設賑亦既普  
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臥儒游旅廢丐  
瘼囚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饑民之籍誰不有懷所患  
無術今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  
自春暮以及秋中為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  
過七斗已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眾萬腹仍枵苟  
只一橋專渡一蠖一緡即足為此功德勝于浮圖各

務盡心共回厄運敬當白佛告成脩齋圓會所得福

數詎減恆沙

一册到願與者直注其認抹一命不願者聽一有志存多命而力足副之者

聽得雜舉家眾姓名

占一命既可廣仁又不違例一力不足者聽以二人朋占一命一注認之後

不必關會首事徑自舉行惟須訪查確數無或受欺

一每十日給米五升自三月十日至七月盡止

一至七月望日司會傳冊徵填各眾所扶饑民姓名

擇吉具疏白佛集眾焚香誦經圓滿其齋誦等費首

事獨承一有跂足斯會而力不能從者聽認察舉

自一名以至三名苟無冒混與賑同功同向疏中一

體申  
白  
是錄輕便易舉雖擔石之家得效其實屢空之  
士可盡其心故行之者眾而多所濟良仁術也  
札示中庭曰殍殮載途何心復御酒肉自三月始至

佛山公堂請卷之三

現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雅堂叢書

年稔止常日悉罷牲割其長幼生日及月之朔望兩  
弦盡室持齋客至亦然節省分銖以拯饑命告天白  
佛自爲塞咎之謀如此客若甘之卽客福德

已而越城之粟不繼册募傳勸其詞曰杏花

寺一徙

東仰坊名中離欲果善緣重申募事招招繼至望望增  
輸請以次第僭自隗始須明及時行義此灾荒卽千  
載奇逢要取同道爲朋以樂助爲兩坊勝氣云爾其  
後募不足解腰閒金帶又不足破禁令子姓將伯于  
門下宰官資斧之外悉以充賑

上虞府君祖籍也宗族聚焉饑戶不少而捐賑者只  
頃篋兩宦戶因復爲族自賑族之議一則使貧族不  
受賑于他人一則使富族不報名于官府此兩護之  
策但恐富者因此遂不關心要須各隨田畝多寡分  
等捐輸所捐有餘卽兼賑他姓

上虞五都饑民數十輩以富戶失賑奔顛分守使者  
併告急于府君使者有怒富戶之色府君以太夫人  
爲五都人急作調維立勸册爲大母倡捐十金傳募  
諸家皆欣然餽輸不五日事竣而使者之檄始下於

是致邑宰盛獎富戶樂施計不旋踵之義而曲原饑  
民歸命語不擇音之情以持兩平報上使者大悅凡  
府君之處分曲當類如此

賑事至半爲之長慮却顧以分守使者鄭公瑄力拊  
循而瓜代將及則公揭兩臺咨留久任時蠲貸之詔  
未下則遺繡衣以書曰敝浙連歲大荒而杭湖紹尤  
甚斗米至錢七百請蠲不得或且冀緩卽不得緩而  
德意旣彰所司亦且暫戢追呼之吏在有司不過爲  
吾民受一二月參罰耳古人矯詔發粟今卽矯詔緩

征何不可乎南北異勢各從其極而言今日在東南  
之勢極矣極則必變不得以西北斗米一金人相食

爲比惟仁人圖之又以收會開局

收除民業派定  
徭役十年一舉郡

邑定于八月則言之郡守以殫疫猶盛米價減而復  
騰聚食啓紛慮生意外又各鄉有田者粥賑未止力  
田者刈穫方忙奔命分身勢必不逮宜收回成示更  
延一月事亦不遲而所全者大又以外邑剽粟之案  
未結胥徒作奸鄉落小騷遺書上虞令使銷檄湔除  
之報書當力行根究杜絕此輩府君謂根究之爲杜

絕不如湔除之爲杜絕惟盡銷搶劫之票示諭遠近  
則反側者安而奸胥無所鬼蜮不必根究而自然杜  
絕矣威斷之後宜布陽和惟使君圖之蓋始終周密  
若此

瘡痍旣起復慨然于備饑之無術乃參稽古法創立  
社倉序略曰或問恥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恥也鄉  
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國恥也稽古社倉自隋唐  
而下戴王所條參之伍之皆有未協以其資計威教  
悉仰朝廷非鄉自爲功者也鄉自爲功者古今惟考  
亭一法然考亭自爲之則良他人行之或倣考亭不  
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者能人義人慎  
人信人廉人今苟不得數者之人事必不立悲哉法  
之倚人行也爲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某之  
法察鍵省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  
則有五道焉曰託卑託尊于官卽廢興繇官官雖賢  
三年而權盡今以土人世其事子孫習見百年常在  
望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雖非能人亦可不  
害者一也曰居約戴王之法畝責升輸是使數十人

共執倉命也今約之五人則定縱堂皇者五人耳其  
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志咸則銳雖非義人亦  
可不害者二也曰絕累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  
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鳩  
殫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間  
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徵利以平爲功金粟  
迭處不離其據雖非慎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  
伯夷守藏不如緘封今質入穀出以鍾易石蚨飛來  
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遠古結繩之化雖

非信人亦可不害者此也曰藏富執矣終日甯當不  
知其味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  
矣今以爲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乃盡子  
嗣子凡穀六千石受息十二準腴田二百四十畝是  
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自  
抱其珠誰得珠者雖非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錄成  
命之曰翊富倉書謂爲富者策掾使不得貧非直起  
貧而已於是建義倉于所居之西陶坊名其樓曰善  
有爲閭里倡穀半集而召命至未竟厥功及領戶部

奏上之

時詔起廢籍諸臣又將枚卜閣員宵人忌之布匿名書於朝堂列二十四氣在朝在籍皆無免者已而上戒諭言官以爲代人規卸給事中姜琛上言爭之謂上何所聞而云然此必大奸巨慝欲箝言官之口耳上怒收琛下詔獄

宜興再召府君上書以效他山曰帝求舊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溫國物情則有然者顧其勢會微似不同何者熙甯敝政罷之而已但一舉手立致歡呼若在今日滅竈更燃先須措薪鑽火卽如一日見上爲上言者一及寬征上必先責之足用一及宥過上必先責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責而天下之以寬征宥過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須臾而待也卽此一端其爲艱阻徘徊豈溫國再入時之所有而其深信老先生必有可得而爲者以其道廣而術尊才大而節警誠與氣會無堅不入耳天下之計在明標本寇深之繇于民窮才遁之繇于法急今之所爲本計失也與其日日治標標不

得治何如繇本及標循序而求之積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乎至若世道人才之計老先生八九年來胸坎中日打百十迴者卽一出而厭天下無難惟是人心亦甚難厭也某竊謂難易之勢可以相權在天下之所求于老先生者不必皆甚難在老先生之所自處者不必皆甚易惟老先生無僅塞天下以所易而諸君子無遽求老先生以所難則赤烏凡几可以沛然上下之間而無礙矣某鬢髮已衰明農踰量無論其他卽八十一歲老母在堂萬無出虎谿一步之理老先生藥籠中所最不足留意者某一人而已不能奮飛敬馳一介書達宜興善之而不能盡用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譚瑩玉生覆校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男會鼎恭述

崇禎十五年冬十月詔起府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府君家居七載天下益多事上思舊德宜

興慮府君不拜命故以佐樞環召府君以母老疏辭

甚力已聞畿輔震驚時閏十一月八日也部檄徵四方兵入援

府君瞿然起曰詔以臣貳樞而聞警不前非義也乃

長跼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曰吾尚健飯爾其勉諸

府君又計此行匪徒赴召合議勤王遂毀家募士號

召義旅得敢死數百人計淮揚天下巨鎮兵必聚史  
公可法撫其地訓必精先馳書假勁兵三千鼓行入  
衛書仗劍繼之及抵淮撫帳健兒纔二千畫淮自守  
未足府君怏怏失望史公以無兵可分亦怏怏會留  
都江浙援兵相繼至諸將吏請府君就統其衆便宜  
部署府君爲按行營壘察士氣不揚又無馬甲不任  
用不得已則欲大募鹽徒問糧齎使者不應府君乃  
投袂而起曰吾卽不能捍衛旦夕必達不貽君父憂  
將三百騎夾趨衝險出濟北

十六年癸未五十一歲 時大師深入自良涿南下破  
臨清分兵爲二一趨充郡一趨濟寧鐵騎三十萬連  
營九百餘里亘山截流無隙可入裨較以孤旅無援  
請暫退觀變府君正色曰吾千里勤王有進無退且  
北兵日南進退皆危與其退不免危何如進更得全  
君輩本以義從不當復計利害將較皆服于是申約  
束以故副將張鵬翼參將牛化麟老于邊情使各將  
一隊分覘身率百騎閒進兩幟左右相望十餘日達  
京師時計吏援兵杳絕都門晝閉京僚聞府君至一

時皆驚上異之即日令見首奏彼已情形次奏目前方略次奏禦寇機宜次奏制財足用兵餉宜合次奏淮鎮切謀及截漕末議又奏今之本謀在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與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慎誅賞上嘉納之明日補充日講

曾鼎

侍漳海夫子駐軍信州時客坐抵掌嘗論府

君勤王之舉膽略倍于宋賢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轅即提兵趨滑據金人歸路以邀二帝其志壯矣然兵力未足不能無待于援師而援師卒不至宗

亦不果卷甲今倪公以必達爲主甯進尺死無退寸生豈非膽力過之紹興末金人南侵充斥河北諸軍無敢行北岸者會召張浚判建康浚小舟徑進人驚以爲天降其事偉矣然浚召自行閒部曲微而具體王言不宿義在直前倪公起于田里無兵柄亦未有官守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乃張空拳冒白刃竟以百十子弟批熊羆而狎驪睡計無反顧旬日瞻天方之于張難易何似漳海之論如此敬爲述之

五月十一日特簡府君爲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  
日講如故以馮公元臚爲兵部尙書詔無例辭復召  
至中左門諭府君曰卿忠誠敏練朕知卿久諸奏議  
無不井井有條古帝王用才致治只一二人周四友  
漢三傑卽高皇所用文臣亦只劉宋數輩耳今擢卿  
戶部爲朕力致太平 又諭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  
國家艱難宜共治合謀其有以報朕府君念太平非  
司農可致引祖制浙人不居戶部例固辭不許乃奏  
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

以權餉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凡所生節務求一舉  
而得鉅萬毋取纖濇徒傷治體一正做以仁義爲根  
本禮樂爲權衡政苟厲民臣必爲民請命奏未終上  
褒歎曰卿真學問之言根本之計乃叩首謝受事於  
是五日三召情禮有加及退遂以三做額堂用明司  
計本謀首求實做者三曰慎餉司以清兵也并三餉  
以馭紛也定差規以杜競也清兵者以天下財力什  
九費兵非費兵也費于將校之虛冒也故務博選才  
能不拘資格以戶郎而兼兵銜仍得實行兵部之事

誠能潔清無欲轉饋以時或閱操頒犒以示鼓舞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三軍之歸命餉司甚于主帥而主帥必不能挾其下以相撓持夫清兵者將之憂而兵之喜也何意外之足慮今限以二年報滿以清釐之多寡爲賞罰從之

按祖制邊餉出于民運又有屯糧鹽課儲備自充未嘗仰給京運京運始于正統閒然不過數萬兩至萬厯漸增至三百餘萬已苦其多至末年又加至九百餘萬謂之遼餉又有剿餉斯大濫矣然戶

部未嘗全發天啓中或四發其一或三發其二崇禎初上厲精邊事部始全發相沿成例不可復損十二年在廷創抽練之議又益餉七百二十餘萬謂之練餉合舊餉共二千二百二十餘萬出于田

賦者什八九蓋竭天下之力以奉邊而兵反單弱

關甯薊永遵密六鎮之漕帶遼練及臨德二倉米百餘萬石派買畿南山東河南米豆九十餘萬石不與冊報戶部則兵多報兵部則兵少矢口索餉焉

則兵多責以戰守則兵少戶部惟據邊冊給發莫得而問其虛實也至于祖制額設之民運屯糧各

督撫所自徵收徑餽行閒者反概置事外而惟以京運部欠爲辭盡予則不給少予則邊帥藉口僨事江河已竭漏卮無窮天下嗷嗷羣起爲盜此府君所以首事清兵特重餉差惜乎上之簡用不早自十六年六月著令司餉以二年報滿而先公筭計纔九閱月又一月而國事去然宣府餉司孫公襄已報清六十餘萬甯撫黎公玉田汰七十餘萬而兵部亦咨報缺兵之餉三百萬使府君展布於寇禍未烈時所清甯止爾邪

馭筭者以出入款項參錯奸弊易生筭莫過于三餉故奏請合一之略曰餉一而已今三分之曰邊曰新曰練在有司催徵名色紛歧胥吏易于游移會計不清在臣部則亦猶然一營而分隸三司一兵而兼食三餉請必以簡馭繁合三爲一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正賦萬世永經兵餉事平賜復其在臣部惟區天下省鎮爲二以司官二人分司出入亦總曰兵餉而已餉名旣一於是令兵部罷抽練之兵還其原伍夫抽練猶是兵

耳未嘗有異而移徙徒煩糜耗不少罷之便上又許之

又按練餉者抽邊兵而訓練之所用也夫兵有本餉練在其中卽欲別存鼓勵無事張皇乃餉額既

過多所練又至寡

如薊督派練四萬五千人僅報二千五百保督派練三萬人僅

報一千五百保鎮派練一萬人僅三百餘餘皆類此諸邊將吏甚至匿全鎮

原伍置而不言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單虛以欺朝廷是非因抽練而兵強更因抽練而兵弱蔣晉江數言其失上慮裁餉不足以飽士未之許也至是

府君申請罷抽練還原伍不言裁餉而餉裁故上

納之事下兵部未覆

裁練餉事見下十年正月三十日

杜競者司屬諸差有苦樂大小之殊營之與謝苞苴興焉府君謂不正已無以率屬不率屬無以致功乃分別特差大差中差小差上苦差次苦差凡六等特差卽餉司慎選才能不拘格序大差各司保舉其餘以苦樂次序爲乘除規既定率僚屬誓於戶部之神

祠

次求正做者二郵車戶以能邇也改雜折以柔遠也

府君蓋以設施有序重在安民要先奉行朝廷德意  
宣仁義於天下而其餘次第布之故首郵車戶故事  
漕艘抵通畿縣僉報車戶陸運入京官予直不及半  
畿民歲苦之至是欲改民運爲官運而漕已至津更  
弦無及姑爲半掾一併倉東倉距大通橋近而西倉  
遠今米至不過二百萬石可併西于東坐縮地十餘  
里一橋支軍故受米于橋者今使受米于倉道里遠  
而米特純且無勒索短少之苦軍更樂之于是又量  
增腳價石三釐部費不過五千金而驩聲動地矣次  
改雜折東南雜解內庫所需民間辦解甚艱而中官  
以爲利藪賄或不稱駁換無紀究竟逋多難徵時久  
倖赦民命可矜物力可惜故請于上聽暫折三年不  
妨倍輸價值民猶以爲善也上命開列款項以蠟粉  
之屬五十有五及工部之弓箭弦條上十庫中官各  
疏爭上僅改折顏粉五項及弦箭而已十六年以前  
未完者則炤常價折納是時恩膏未盡沛而閭巷已  
如釋重負矣

按實做正做二義已宣揭于右其大做不復標指

者以凡所生節無往非大也譜內業以歲月爲先  
後無煩復分門類

六月薦舉桐城諸生蔣臣爲本部司務從之蔣先以  
保舉謁選入都朝士多言其有用世才造邸訪之傾  
蓋日成遂以入告

府君自言受事以來有任大之憂有察細之苦且法  
久弊生事須通變苟精神弊于簿書何暇興革劉晏  
只用士人故能博通旁求乃擇清通敏惠之才於司  
屬得劉君顯績張君鳴駿陳君裔誦介君松年堵君

允錫分司稽察而蔣君任司務以總之由是冗猥無  
擾經權曲當

七月辭日講疏云心計既粗無暇精言性命身匏有  
繫不能兼典衣冠上溫旨留之

疏請宥罪錫類時邊需國用缺額懸殊生節效需數  
年而所急近在旦夕又不敢以權宜之術自形苟且  
惟求見于詩書近於仁義者而爲之乃上言贖罪之  
議不起于晁錯而起于舜典今請赦下刑部自成遣  
以至大辟之稍輕矜疑者分別情由等差則數而聽

之餒贖是乃仁術亦何傷乎何謂錫類夫毀家急公者忠也顯親揚名者孝也今誠令外官厯俸一年無過者聽得捐俸餉兵以品級爲差朝廷報以應得誥命贈封其親初不臨民于名器匪濫而使人子得早致其情于父母于名可受于力必竭矣奏上上慎重名器留中久之府君於是申請并及京僚畿吏以歲終爲限及會吏部條上已在明年春半國事且去凡先公之權不悖經率類此然猶未可遽得于上此當年司計之所以難也

奏撤催餉京朝官先是朝廷急餉每分遣侍郎科員四出催解府君以爲朝廷增一官則小民增一供億且糧餉責成原在撫按今別遣朝臣以分其責是教撫按以諉卸也撤之便又言遲解之弊不盡在州縣而在藩司州縣完徵解司而司或挪移緩解部未由知罰仍歸于州縣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致部卽注完考優移吏部紀錄開復凡收結不到罰在州縣收結旣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俱奉俞旨七月就近派撥各督撫

鎮兵餉而撤催餉侍郎先是以總督勦寇設催餉重臣以戶部侍郎莊公祖誨任之轄餉三百萬東南勦餉率解會焉有言其不宜逍遙衡嶽去軍自便者事下戶部府君覆奏衡嶽離軍誠遠然實不敢遙定處所責之必前蓋以餉與兵異兵以逼賊爲功餉以避賊爲智轉輸最便在于武昌而今武昌破矣苟以規近而賫盜糧將若何各督撫額餉莫若由臣部酌量道里就近派撥各聽自馳檄使惟左鎮則隨軍所在關會秦鳳一督委解則餉部無所事事矣上從之撤

莊還朝

扣漕運爲積儲以罷召買 時新漕未至京倉僅支

兩月上憂之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京商豪家聞之並深藏居奇府君慮其騰踴計惟收漕爲便於天

津歲運四鎮

關寧  
薊永

米三百萬石內扣米五十萬石輸

京倉而以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石值八錢邊兵樂于得金太倉實有善米上下交利一舉可竣及問之津撫僅得米二十萬二千五百石而已于是復因京軍匠役之情扣折一月糧得二十四萬猶餘帑金七萬

糴豆以分其勢凡所變通類如此

按四鎮米者其初故運京通自萬曆戊午遼藩多事始設津撫加遼米練米于天津截漕從海分運四鎮而四鎮將士惟利金錢視米豆如泥沙由是漕兵與所司私折薄解鎮將苟得金錢不責全運也耗蠹米豆歲二百餘萬其事惟倉督漕撫爲政戶部不得問焉府君早悉其弊故于截幫疏中有漕船利于津截之語然猶意本折參半以扣五十萬石則有餘而竟不然其後蔣晉江主議裁津運

入京通亦僅罷甯遠四十萬石永八萬餘石其餘不可究詰也

欽天監奏七月庚戌夜四更月當與木星同奎十四度及二更月星漸近相去一度五十餘分陰雲上升不見其犯木星主司農占曰司農有德則當犯不見其災化爲風雨

八月臚陳生節 以爲大道疑迂權宜多陋乃博采羣言折衷睿慮一曰漕鹽出司務蔣臣之議令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漕法止行于淮黃而北避長

江數千里之險運節既短往返不稽一曰鈔法聞之  
通督王鼇永欲自關稅爲權輿使商得以鈔當稅則  
鈔行如流水一漕折聞之科臣光時亨馬嘉植欲使  
畿內八府額輸銀糧悉徵本色准數折江南漕米其  
收米也從昂值以七當十而北民樂之其折漕也責  
倍價倍之至再而南民猶便之誠爲兩利但恐本處  
粟米京軍不肯受又恐近畿爭輸本色則畿民食貴  
是在戎政督撫熟籌通算一截漕此臣舊說漕船及  
淮改海運通膠取道千分水嶺而今科臣曾應遴又

有養魚池之議是在躡勘擇行一京鹽有議者欲于  
都城開鹽引十萬引價八錢本折均半納太倉就各  
運司綱引之上派行十綱則一京無京引者不得過  
關橋取掣立可致課二十萬一雜折說見前一清兵清

兵已責在餉耶然今方候旨領敕未曾任事請更設  
一法冀諭各鎮將能清兵百名實陞一級則餉司尤  
易爲力一省弁往時戎籍所載不及今時三十分之  
一而戰勝攻取士馬飽騰者權一而餉不分也今奈  
何官多于士士皆恥爲兵而倖爲官扣剋荒飽餉是

以絀樞臣馮元飈一日而裁八百員誠見及此耳一  
役稅聞諸總憲臣李邦華今內外吏胥承差各有頂  
首文契悉令呈官納稅始得授受臣初以爲傷道旣  
思是亦道也先王惡民逐末所以征商此輩不農不  
商以蠹取財在官爲市則不止逐末矣旣不能絕又  
不征之何以服彼商農乎一洋政聞諸通政使施邦  
曜福建有東西商舶歷代俱收其稅自天啓中海洋  
爭利不靖遂議禁止實未嘗止也上下相蒙而徒陰  
爲豪有力之利何不明開使朝廷少收養兵之費乎

司官閩人王之驥亦言洋禁開而閩盜始稀此有識  
之言也疏上上量行雜折而寢漕折役稅餘令詳議  
謹按右條十事府君生節之謀蓋通數年爲計匪  
可責功旦夕然而庚癸四呼急在眉睫救急惟在  
權宜亦復不敢苟且其鈔法則博采臚列之一端  
非專請也亦僅以關稅爲權輿主于入不主于出  
行之漸不行之驟而上意不然穰使四出府君卽  
極言中撤始終斤斤當年士論或以支吾匱絀諒  
府君而未知府君曾不以行鈔支匱細凡所生節

如前疏十議并改折截漕諸款或格而不行或杏  
不奉旨蓋上以焦勞成叢脞而其奉旨者又遲回  
不卽行雖桑劉復起可濟于事耶

九月殿試充讀卷官殿試例在三月先因戒嚴改會  
試于八月故遲之又久

賊兵盤踞陝西分半趨宣大府君上密封言事有旨  
宜祕遂焚草

十月上急鼓鑄苦銅本未充諭戶部行民間銷毀銅  
器府君言欲使私銅盡絕無如專禁打造此爲絕源  
不須嚴禁卽欲嚴禁毋及士民恐告訐四起從此騷  
然又聚銅之法莫如使有司罰贖減半徵銅民爭輸  
銅則銅價必貴銅價既貴則有銅者莫不居奇射利  
何患銅之不歸官冶乎從之

十月申督撫得操利柄之議 先是府君以樞貳陞  
見奏言今日大患在兵餉之權離而爲二師貞丈人  
不得自制財用宋張浚視師關陝朝廷特命趙開爲  
之轉運使以是軍用沛若所向有功今督撫行軍宜  
必假之利柄上以爲然命條議以聞府君咨移直省

令各舉境內所宜未報上因關門三協之餉思前奏  
諭戶部令督撫詳議便宜府君奏言古大將所自生  
財亦只數者不外屯鑄通商屯取聚眾而言本爲兵  
事今邊外已不敢屯薊永固多閒曠宜使盡利非必  
悉宜稻黍粟薪芻皆可致貨又聞薊州黨峪產鉛  
可鑄往察未報薊督或已知之他如鹽穀諸商踵背  
相接又如贖罪事例輸米于邊而請命于朝一日便  
宜百事俱在總在薊順督撫詳求悉計以是爲其家  
當薊順行卽可漸行諸路矣

請敕諭秦晉二王同讐饗士時李賊西犯盜竊仁義  
所至望風瓦解開門款逆新督呼兵號餉戶部不能  
大副府君奏言今天下諸藩無如秦富晉雖小儉尙  
亦能國請上立垂手詔切諭兩藩以勦賊保秦責秦  
以遏賊不入晉責晉如兩王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  
之權如遜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不享軍  
事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仍如親王亦足報之矣  
上嘉納命禮部擬詔然是時西安已陷秦藩府庫盡  
爲賊有僅詔晉王而已

十九日上舉枚卜故事齋宿文華殿以金甌二納姓名一貯翰林府君暨李公建泰一貯卿貳銓佐沈公惟炳副憲方公嶽貢禱穹昊而探之方李皆前簡入閣先是上數爲廷臣言計樞二臣皆公誠有才至是復品題諸大僚及府君則曰計臣却好有心思會做文事且公忠事事從國家起見主眷如此而不能進乎咫尺或以爲宦官媚嫉故進枚卜之說多其人以幸先公之不與云

二十八日撤歲遣兩淮巡鹽御史改命重臣久鎮以成富强之業 初府君以淮揚爲東北咽喉財賦都會劇寇睥睨最足寒心宜改命才望大臣專鎮揚州撫商通貨行劉晏之術兼令聯攝竈丁鹽徒漸成保障至是吏部推舉淮海道僉事黃家瑞上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鹽法軍務撤巡鹽御史及所司擬擬敕書府君復宣明改官職掌以爲所貴乎大臣者欲以兼總爲務通貨貿遷非特鹽筴而已否則御史執之有餘何事紛更十二月朔奉諭奏釐漕五弊

三日請停開採 時國用匱絀泰西人湯若望多藝能精術數奏上火攻水利坤輿格致諸書上善之諭戶部奉行開採府君力陳未便其說有六鑄山雖侔煮海利害實相逕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費一也廬墓所在鉏斲及之二也毀掘所加動傷形勢三也自萬厯年間礦使爲害議苟復興羣心動搖四也當年進奉總屬包承盡是民脂豈爲地寶五也有礦卒殃民卽必有礦賊殃礦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六也有此六者臣不敢議以臣之見莫如確循前諭使各

督撫自制財用聽其便宜不聽 追敘平叛將劉超

功廢一子金吾奏辭不許

九日奏借內帑時歲行將終京邊翹首廣浙解銀六十餘萬在途未至府君欲早定人心奏借承運庫銀二十萬解到繳補

薊督陞見以兵餉不敷請責成戶部上曰生節效遠外解不前計臣豈置度外見知于上如此

二十四日爲萬壽節上撤樂疇咨至漏下十刻涕泣

而求長算通州魏相漢德乘閒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家

詞林錢穀終非所長請有以易之者上默然徐曰計臣實心任事但時艱未能速效卽撤誰代之者穀城方相岳貢奏計臣誠敏練達至清絕塵在廷無出其右孰爲可代通州又言臣今誠處萬難在計臣必謂臣求疵在廷臣或疑爲卸擔第軍國事大不得引嫌耳喋喋語不止上躊躇久之乃從其請翌日府君自陳求罷不報

十七年甲申五十二歲 正月二日磨對兵餉初蔣晉江進御覽備邊冊紀載九邊十六鎮原額兵馬錢糧

上諭同戶部堂司磨對至是府君以兵餉左右二司劉君顯績陳君辰誦攜新舊冊籍詣東閣逐款較閱亦不甚遠但各邊兵馬之數報戶兵二部者多實懸絕虛冒強半晉江謂須合津運部運及各邊原有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矇弊盡出矣復條上十款以便部答府君登對詳明晉江以行晚爲憾

三日上傳倪元璐令以原官照舊專供講職仍視部事候代

奸胥結璫漏網 先是冬十月上虞人趙鉞故部胥

也曾歷各邊身爲奸蠹老矣與新胥瓜分不平憤激叩闕盡發夙弊京邊歲蝕數百萬上重其事諭輔臣密傳至閣按條詳詢鉞具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甯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匿可百萬一也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詐分歲數十萬二也長蘆及淮北鹽價通虧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三也明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四也各處屯牧加

增銀兩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五也各處召買尤爲弊藪殃民省之卽可致數十萬六也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七也晉江以其言非無稽語府君縛見胥窮治之府君曰事須候旨若窟穴主名則固得之矣至是奉旨而諸胥已罄金星散晚矣蓋連結內廷始終恃以無恐也

四日內閣請以府君改領禮部上以六卿禮居尸下似近左遷不許內閣承旨出以南吏部員缺將以屬府君八日上祀太廟還又傳諭講臣元璐專供講職

名而不姓者惟首輔爲然隆禮異數舉朝瞻眙內閣  
以上眷方深供講又經再諭不可出之于南惟令料  
理候代云後南中贈郵於原銜稱  
戶禮二部尙書者誤也  
初十日朝畢宣旨御賜蟒衣一襲以示特典當卽謝  
恩溫諭良久

十四日開京引以漸復鹽法之舊先是府君主蔣  
臣鹽漕合一之議欲使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  
避江險而省漕費惟變更之際懼鹽課有一年中斷  
之虞故未決策于是復采羣議欲于都城開鹽引十

萬以爲之端每引定值八錢本折相半上納京倉行  
兩浙鹽司就綱引派行議具會保定巡撫徐公標上  
言請令諸商開荒屯種以屯之成熟爲引之多寡而  
輸粟京倉則鹽與屯漕三事合一亦通商足食之策  
也事下戶部先公覆言撫臣之策與臣前議相符惟  
慮開屯徒有虛名鹺務因而反絀莫若以米易鹽則  
諸商之在畿者自行屯種以備輸將將無事督責而  
糧鋤遍莖矣上然之

二十一日以賊入秦申河防三議賊闖旣陷潼關所

至瓦解督師孫公傳庭死之上命曲沃李相建泰督師率  
宣大兵三萬進勦不時至所將惟禁旅千五百人乏  
精銳財用不繼府君乃陳虛實五議虛者鼓倡忠義  
收拾人心其實卽在防河守城制兵措餉今河亘千  
數百里處處可渡兵力所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  
各自爲防蠲今年田租之半使人有固志收其半以  
資地方防禦用一也扼勢建瓴然後防易爲力審度  
要口各築敵臺以憑砲擊則可以數十人而制數千  
賊之命以土爲之可以速成一也遠餉不及宜謀近

取多給督輔空名告身一聽便宜激勸并給以工部  
事例文冊凡輸資行閒者立爲具題徑得戶部謁選  
一也兵貴乎精口明用寡請撥真定額餉三萬別募  
敢死材健五百人人六十金督輔與同甘苦性命此  
五百人者遠足制賊數萬以寡勝衆近亦足自制其  
衆使懾息不敢惜死上善之下曲沃酌行

請免軍籍爲民籍可立致千萬不聽 是議出于京  
西屯撫方公孔昭府君深韙之特以入告蓋以凡軍  
之家原有一支當軍他衛者每十數年歸宗勒取軍

似之正公年譜卷之四  
裝累數百金其說以爲句補故絕也夫軍之絕者屯田爲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既長養子孫承戶矣祖籍軍名似堪除豁合無聽納軍裝銀兩免其句補改爲民籍天下必大感悅只一籍百金計之天下軍籍百七十餘萬除殘亂地方外千萬可立致供一歲撻伐有餘矣上以祖制不可變不行

二十日奉諭密議討賊之師 時逆賊李自成已據有關中上拊髀躑躅欲調關寧大帥將精騎星馳西禦命中揆及計樞大臣就內直房會議府君言關帥

兵精誠可藉以勦寇但此兵一調則寧遠驚疑勢將潰散揆之重輕未見其可中樞以爲關帥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撤不撤倘寧未可撤則兵未敢輕動中揆亦皆以爲未可莫任其議上獨斷手書密封下兵部撤寧遠棄之入守山海關而令關帥西討

二十三日遵旨議推行鈔法 上以侍郎王公鼐承司務蔣君臣之言銳行鈔法諭戶部詳議府君言鈔法祖制也而今爲非常之原欲行難行之法先須安定民心早頒詔諭明告天下以法行自上凡正賦關

稅罰贖稅契閒架等項悉俱收鈔其朝廷所發軍餉商本役餼匠值等項及民間交易行使悉聽願便更無抑勒其初不怖既而樂之而後鈔可大行其領散不必強諸商賈惟宜官自爲之法行有漸甯徐無驟上以鈔有人無出弗善也已召京商領散貫責一金莫有應者急且卷篋去鈔法卒格不行

二十六日上行遣將禮府君與宴 督輔曲沃啓行勦賊上遣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御正陽門樓宴餞官軍旗幡十餘萬旌旗金鼓甚盛駕至則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內閣部院五府京營並與宴酒七行上親酌金卮三賜之獎諭數百言內璫爲掛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劔而出

二十七日請撤桑穰中官許之 時上急行鈔法手爲之式特設內寶鈔局兼工廣造需用桑穰二百萬斤遣中官孫元德乘傳于吳浙山東採買又令五城御史勾攝鈔匠三千人民閒洶洶訛言將就桑取皮先蠶毀葉府君以爲此使者未然之事而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流弊有所必至今人心風鶴何堪擾動請

撤內員而責撫按猶通節隱上爲撤還元德

按是役也桑穰則有抑勒之苦句攝則有擾累之憂匠餼穰價則有措發之艱府君既奏停內遣晉江又同日具揭奉旨桑穰鈔匠俱罷

三十日召對文華殿諭府君錢糧戶部職掌目前務措百萬以濟邊需時庫貯不滿二千而責成重大如此府君奏外解朱到中途梗阻因言浙中東陽義烏之變上曰不必奏卽與輔臣議足

蔣晉江惡練餉之失數爲上言至是光給事時亨復

言練餉殃民追咎首議晉江擬旨有聚斂小人之語上疑諷刺震怒諸輔豕宰皆爲申掾府君至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乃稍霽命起晉江又極言練餉之失退而具揭求退詰且而練餉議裁矣嗟乎府君與晉江積慮極言而不得者乃得之于一怒之餘聖英轉圜如此

二月十一日上行捐助之令 借助斷自宸衷令廷臣舉奏中外文武之有財力者設格鼓勵繼有旨借及士民府君言官紳義無可逃鼓勵猶存禮體士民

何知臨以詔令名爲鼓勵實且迫脅挾仇取賄百害俱生今天下貧無力者多半從賊其爲陛下同心讐寇者惟恃富人此卽外府金湯留之有用上爲罷借士民而命張公國維勸輸浙直

十四日奏謝啓沃無當 府君旣奏撤桑穰內員及爭借助士民多危言上怵于正論從之意弗善也及經筵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敷陳畢上諭書講得好但今邊餉匱絀壓欠最多生之者衆作何理會君德成就責經筵不宜奪漫府君徐對曰聖明御世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惟知守道之誠藏富于民耳亦不引謝出明日上悔之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先生每宜揀正朕仍傳諭講臣照常啓沃毋生避忌上撫謙引咎僅見于此于是府君始奏謝溫詔答之

每猶云輩輔臣講臣之共稱府君嘗以先生每三字鐫章

十七日奏劾司屬權關之苛虐者

二十二日奏撤催餉中官 上遣中官王坤科員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四出催餉并罪輔罪督贓罰銀

各四十萬府君上言賊罰重大何容易辦勢必遷延  
時日牽引親朋而科內諸員一時并至有司望風督  
責甯復聊生亂人乘之恐遂無浙語甚切至上為撤  
內員

二十九日敷陳大計 時賊已渡河上命閣輔集議  
先公奏言一首衛京師心膂畿輔以定本謀臣觀賊  
勢披猖皆由人心渙散今日急著勝氣惟在固結人  
心請特降溫文延問畿民疾苦立議更釐罪繫情可  
矜原及罰贖徒以下者悉行釋宥一特重留都肘腋

鳳淮以通中脈祖宗兩都并列今日始知深心誠宜  
移變蕭疎還其赫濯一切官設軍容必與輦轂並重  
中堅屹然而外引鳳淮為兩翼其一聚粵閩江浙為  
一氣肩背吳會以壯南維今西北不競宜用東南就  
四省而論閩為中權又水師方盛甲于諸州請改閩  
撫為督通轄四省一處聞警通盤調度輕則就近大  
則連衡四藩雜連而吳會得以虎視議甚壯而惜乎  
無及也

上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為戶部左侍郎筭計務先是

上重司農之寄吏部五推內閣六舉上意皆不屬至是閱兩月府君始得代解部事府君雖謝事猶惓惓于車戶以去年僅止半掾更申全議以爲車戶大累在于僉報僉報之權屬之郡縣貧罹富脫一報百擾請擇車戶之久慣有身家者定爲永役歷世不遷後聽子孫相承亦許募擇頂補如此則可不煩僉報畿民安枕然而運價不敷誰宜領任察車戶例所取資流商晉商票錢房號四項幫貼及本部額給統計每石四分今議增給每石五分多不過二萬朝廷歲捐

此二萬出邦畿水火以成金湯豈有靳乎于是又爲杜沿途偷盜及號中竊取之弊甚悉蓋勤卹如此然時事孔棘未奉進止

賊逼畿輔陳守禦遏援之策又請命青宮循宋康王故事撫軍南出以鼓東南之氣繫近道之心未報三月五日寇勢日亟府君謂所知曰今無兵無餉無將無謀而賊如破竹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以上憂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英而一敗塗地者但近日舉動凡遣委封賞聽言用人多

使文正公全諱卷之四  
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惟有七尺耳又  
馳家書曰脫有不測幸好謝慰太夫人

十九日辰晷都城陷府君聞之束帶向闕北謝天子  
南謝太夫人畢舉酒酌關壯繆繪像亦自浮滿門士  
金子廷策進曰公何不效信國出外舉兵圖匡復奈  
何輕自擲曰身為大臣而國事至此卽吾幸生何面  
目對關公曰太夫人在堂獨不爲地耶乃默然一淚  
旣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高健夫復何憾遂題案  
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毋紿棺以志吾痛以帛自

經而絕嗚呼天乎

致命踰時有賊校入邸舍見遺軀  
歎息而去頃之以僞兵政侍郎王

躬弼榜至戢騷擾家人乃得治斂石齋黃公輓詞  
所云盜賊亦猶有涇渭忠臣之家不敢毀是也

南都繼統卹死節諸臣詔褒忠烈第一贈特進光祿

大夫太保吏部尙書諡文正上褒三代子祭五壇加

祭一壇有司造葬

祭葬部文已下原籍所司未及舉行

祠祀京師曰旌

忠在一子金吾世襲順治十年

詔卹明末殉難諸臣禮部援洪武中卹元臣福壽之例

從舊撰文

諭祭仍行原籍賜地七十畝有司春秋致祭追諡文正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葬會稽縣白蓮塢聖儀洞之左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譚瑩玉生覆校

諭祭文

維

順治十年歲次癸巳八月甲子朔越十有二日乙亥  
皇帝諭祭故明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諡文正倪  
元璐之靈

曰文章華國節義維風有一於此沒有餘榮維爾元  
璐遭時不偶爾骨欲寒爾名不朽不朽維何文山  
之誥似爾正氣伊誰較多爾才鬱勃磅礴江左弱  
歲聯翩赤墀青鎖再任成均德重型尊暫蹶復振

復之正公全言附錄  
主眷方殷司農告匱命爾擘畫無米胡炊與時同  
蹶寇躡都門維絕柱崩君死社稷而爾死君嗚呼  
衣裳楚楚結纓不苟附髯攀鱗喜隨君後泰山鴻  
毛死爲重輕疇能似爾不愧科名地有河嶽天有  
日星爾名並垂振古如生特隆諭祭尙其歆承

夫譜系者國史之根柢也蘭臺著作先蒐家乘顧非其  
人則其文不傳卽其人足傳而無關於宗社之存亡天  
命之去留則傳亦不久久亦不能發人之尙論悲思焉  
嘗讀睢陽傳後之書桑海遺民之錄其于見危授命殺  
身成仁之義摹寫淋漓文章頓挫百世之下嗚咽涕泗  
然此猶出自他人手筆也若夫孤子操觚諸孫簪字墨  
和泪漬血與汗青如會稽倪公年譜有不初讀之而愾  
歎再讀之而泣下浪浪者乎公之學問似邵康節其孤  
忠粹白似諸葛君敷陳愷切如陸敬輿才猷方略如李

伯紀抗節殞身如文文山固光嶽閒氣所鍾而亦祖宗  
三百年培養之一人也公初仕時貂璫肆虐觸廷忌諱  
幾致危殆及冲聖登極初且揚輝太阿新御而宮鄰金  
虎之徒尙蟠互隱伏于朝堂之左右公抗陳三疏毀要  
典辨東林伸乾坤之正氣分流品之清濁王心大定國  
是分明且身居講幄其所啓沃皆能裨益時政君臣遇  
合懽同魚水使公而不去左右丹宸隨時補救世事雖  
非尙可撐持而柄臣媚嫉必欲去之以舟楫霖雨之傳  
說使爲遜荒舊學之甘盤當時之論不獨爲公惜而實

爲天下國家惜也迨夫鋒車再召單旅勤王佐中樞而  
主國計左枝右梧心枯血竭而虞淵之沈不可復升矣  
泗水之淪不可復出矣公惟有攀龍髯騎箕尾辦一死  
以報主耳嗚呼痛哉天乎人也其時人望所屬有漳浦  
黃公山陰劉公及吾公而三鼎足並峙神山相望然黃  
劉二公尙或迂闊不近事情而公通達時務真實經濟  
其制虛制實八策有明徵也故當宁信之最深言無不  
從迨公去位而聖明回惑視聽易淆其于政事也條寬  
而倏嚴其于人才也有邪而有正皆以無人啓沃之故

也然則公之一身甯無關於宗廟之存亡天命之去留也哉夫涉洪濤者必藉長年之柁救膏肓者必求扁鵲之方今中流而忽掣其柁臨危而亟易其方吾不知媚嫉者之意欲何爲也書曰媚嫉之臣以殆我子孫黎民其言豈不信然歟柄臣排擠多人而最彰灼者爲吳門文公會稽倪公文公有子爲竹塢遺民所著若定陵治略先撥識餘烈皇小史諸書稱爲信史公有子爲無功先生著書尤富與鄭馬相埒卽今所撰年譜當年時事無不貫串于年經月緯之中非僅一家書也海內稱二

公子如靈光古殿璧社明珠嗚呼二公之箕裘其不墜矣公又有墓田之錫子名祠之俎豆食報視文公更厚天之報施不于生前而於身後不在當世而在千秋公英魂毅魄在帝左右俯視茫茫塵土中有帶經而鋤者乃公之裔也有不歡然而一笑乎倬方成童時于章句之外喜聞時事見公三疏迴環誦讀幾忘寢食私錄是疏及武侯出師表老泉辨奸論歐公朋黨論及胡澹菴封事裝成一帙藏之篋衍塾師見之爲之大笑憶庚辰歲朋遊越中公正在家居龍門高峙絳帳宏開四方執



右倪文正公年譜四卷 國朝倪會鼎撰案文正事蹟具見譜中明史本傳所錄奏疏並在焉其他未盡臚列者亦史例宜然耳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歷日之頒明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十一月朔繼又改十月朔遂爲定制是日帝御殿比於大朝會士民拜於廷者例俱得賜文正天啓中賦頌歷詩最爲典重亦豈虞明社之遽亡也又稱文正晚年築室於紹興府城南隅牕檻法式皆手自繪畫巧匠見之束手旣成始歎其精工時方患目疾取程君房方於魯所製墨塗壁默坐其中堂

東飛閣三層匾曰衣雲憑闕則萬壑千巖皆在鳥下適  
漳海黃公至越施以錦帷張燈四照黃公不怡謂國步  
多艱吾輩不宜宴樂文正笑曰會與公訣爾旣北行遂  
殉寇難亦可哀已全謝山鮎埼亭集所撰祠堂碑稱載  
山劉公爲文正同鄉初人尙未盡知其學文正與之語  
而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  
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文正始光今譜  
中無此語全謝山所見殆別本歟趙恒夫寄園寄所寄  
稱文正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尸又稱文正諡

從未以贈死節者其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  
順受其正何必不諡死節者於是並劉詹事之名亦定  
詹事名理順杞縣人其弟殆卽是書所稱元瓚者會鼎  
字無功文正長子鮎埼亭集稱其受業黃漳海之門嘗  
官職方參漳海軍事後爲遺民有高節則亦克荷門基  
者曾冕士廣文偶以鈔本見示爲鈔版焉原書詳列男  
會稔恭校孫運建恭次曾孫長駕長庚長康分訂等此  
家譜之例茲不備錄附記於此咸豐甲寅大雪日天氣  
頗暄南海伍崇曜謹跋

似之正公全譜



